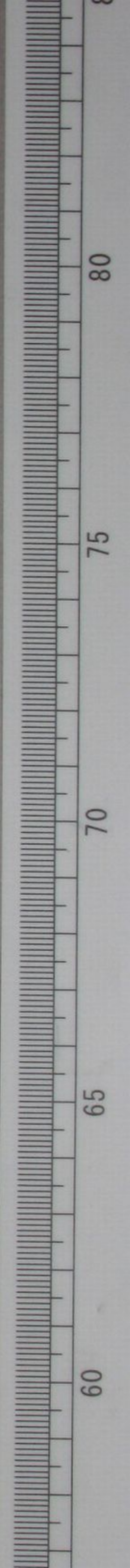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4 4



宣講集要卷之三

目錄

敦孝弟以重人倫

旁引不孝案證十九條

雷打周二

風亭趕子

樹夾惡子

雷擊鍾二

雷打花狗

神誅逆子

逆子自殺

妬逆遭報

逆子分尸

神譴敗子

文玉現報

水淹達昌

王經如妻

逆婦斫手

惡媳變牛

竈君顯化

不孝冥報

哭靈咒子

懷棕看妻

雷打周二

有一周逆子，名叫周二，妻楊氏，龍安府彰明縣居住。他弟兄有三人，長兄廢命，三弟周三喜，晚母所生。周二待父母素不孝順，他已曾把父親惡死，幽冥丟下了。這晚母弟兄奉養，每一人供一月，事事認真。癸卯年五月內，周三喜進茂州挖藥營生，又誰知走進去一月有零，六月間未曾回家。那母親該他供養，他妻子劉氏，心想到接母親來家孝養，奈貧家中米無半升，只得與二嫂商量，說道：「婆婆這六月該我奉養，你兄弟未回來，無有吃費，儘婆婆在二嫂家多坐月餘，等你兄弟回來時，接婆婆多養幾月。」楊氏言道：「就在我家是一樣，遂把弟媳言語說與丈夫聽。」周二聽得此言，罵聽此言，不由我心下懷忿，罵一聲：「楊氏妻好不聰明！弟兄們分了家，便為鄰近，供老娘各一月，當初慫承為甚的？不問我你都應允，若要我多一天萬萬不能，老婆娘耳朵一逗，肯信蠢不過楊氏妻！這等婦人，明明的娘。」

老了我窮困來說道米吃完心不公平我那裡有閑飯來養他命我自
己想掙錢煮粥熬羹後母娘不孝敬有何報應況且那周三喜是他親生
楊氏妻我吩咐你莫強性叫老婆各自走送他出門楊氏素來孝順當時
輕言勸夫一番道尊一聲我的夫細聽妻稟我婆婆年高邁仗兒孝行
三叔叔去茂州今未回郡他家中無有錢米無半升前日裡弟媳婦來家
說定勸婆婆在我家多坐一旬俟三叔不多日歸家補勻接婆婆到他家
多坐月零人生在天地間婆當孝敬是妻子留婆婆暫坐寒門那周二聽
得此言反將妻子辱罵定不許婆婆在他家坐遂趕場去了楊氏莫奈何
只得對婆婆而哭曰尊一聲我婆婆細聽端詳小媳婦爲婆婆哭斷肝腸
自公公去了世輪流供養一個人供一月奉養老娘又誰知三兄弟無有
力量每年間挖藥賣磨骨養娘的兒積私錢不聽勸講心中蠢不曾想
待慢老娘兄曉得在外面飄流浪蕩不孝母反不如烏鴉羔羊苦只苦宣

講人各處勸講他說道聽甚麼

聖諭章望婆婆莫惹氣過去坐向小媳婦打主意自有下場又妻婆婆在我
家也難惹氣今且到弟媳家我暗地送米來婆婆聽言也就歡喜楊氏又
攜米五升取鹽蛋十個油鹽兩罐裝在背篋送婆婆到弟媳家去去到半
路想起未鎖門恐強盜進屋婆婆依依不舍遂分別回家那婆婆年老背
起五升米走路又慢不意周二趕場轉來看見母親就問他母駭得胆戰
周二上前看見背篋中裝得米蛋油鹽便說我家難怪常常失了東西是
這個老婆子偷起來了他母言道是你賢媳孝敬我的周二遂把背篋拖
起走他母親拉住周二將母手上咬了一口他母怕痛放了周二哽將背
篋拿回他母即時氣死在地半時方醒痛哭一場宣想起我周劉氏好苦
命運前夫死悔不該另嫁周門自過門勤撫養逆子周二那時節你方纔
半月有零少懷你十個月苦之不盡無乳吃嚼飯喂費盡心勤白日裡搯

背上屎尿來侵到晚來爲娘的未得安甯不覺得一年多身懷有孕十月滿又把這三喜降生可憐我有親生心中想盡薄待你前娘兒名不好聽好飲食先拏與逆子吃盡並未曾薄待你厚待親生只說是養大你把娘孝敬誰知你骨頭硬變了性情幼小時慣壞了少有教訓你老子說幾句就估眼睛十六歲去幫人銀錢各掙就把你二雙親惡氣病根掙有錢買穀子做得謹慎借一石五斗利還不遂心己亥年天乾旱你父想盡無飯吃到處借無人應承與逆子借點穀來救性命話說盡你不肯好毒的心莫奈何將押佃主人扣定你的父息不過一命歸陰將你父安埋了銀錢用盡忤逆子毒心腸要把家分你到有私放錢實可萬幸你兄弟無私債此時受貧叫爲娘吃輪供苦楚受盡周三喜進茂州未曾回程賢媳婦攜米來救娘性命忤逆子來拖去好不傷情哭一聲雷神爺何不顯應叫一聲我的夫來接妻身哭了一陣氣極不過遂跳下堰塘淹死無人知到又

說周二將米捎回纔二里路遠天忽起雲雷聲大作周二聞雷心懼急忙到家欲要打妻忽一乍雷周二駭得魂不附體向妻說道我聽雷鳴卽與妻子同坐就不見怕雷聲亦不響此乃他妻子有孝心故不驚駭他妻云鍋內米煮好了我去淘米周二說我怕得很妻說道有空櫃子你去睡在櫃內飯熟時我來喊你他妻去做飯忽然雷響一聲屋內煙氣頓起進屋來看櫃子燒黑了開櫃看夫已打死沒得腦壳卽喊四鄰眾人問你婆婆何在遂將今早送婆到弟媳家及丈夫在張家池塘拖母背篋歸家罵我說了一番卽到弟媳家去問弟媳言婆未來轉來找尋有一牧童報道張家堰塘淹死一人同去一看見母淹死周二腦壳在母手中眾人無不駭害怕遂將此事遍傳後楊氏將周三喜之子過繼成立楊氏盲高壽無疾而終

風亭趕子

宋朝時有一人名叫張寄保山東歷城縣人氏他生身父親名叫薛從真
母叫周桂英這桂英乃是薛從真次房妻子他前妻王氏不賢因薛從真
上京應試一去不歸王氏就強逼桂英改嫁桂英不從半年之間生下一
子更名存弟怕的王氏架害將此子丟在舟梁橋下付有素絲一支金釵
一枝血書一封正當宋眞宗大放花燈之時有一張文秀是個推豆腐營
生的人同他妻子鄧氏前去觀燈回家路過此橋聽見小兒啼哭之聲近
前一看但見此子眉清目秀夫妻商議說道我夫妻年滿花甲無子不如
將此子抱回家中撫養日後長大成人二老也有個倚靠文秀夫妻遂將
此子抱回家中撫養更名寄保撫到十一歲之時將寄保送入學堂讀書
寄保爲人性傲常與窗友肆鬧那窗友罵他是野雜種說他不是張豆腐
生的寄保聽說回家向二老問他要生身父母鄧氏見寄保問得奇怪就
將他打了幾下寄保就逃出在外走至清風亭前恰遇著他生身母親周
桂英上京找尋丈夫來至亭前歇憩打坐文秀隨著寄保趕來寄保扯住
周桂英衣服求救桂英見寄保面貌好似丈夫薛從真一般便向張文秀
問道此子乃公公何人文秀答道娘子若要問請聽道張文秀坐亭前纔
把話講這一陣趕得我汗濕衣裳啊呀娘子呀蠢奴才他並非別人所養
若問他本是我膝下兒郎都只爲平素來爲人混賬說的話少道理沒了
天良他母親打了他將纔釋放這奴才便使氣出外躲藏哎呀我老兒失
了教訓娘子取笑說出來外人知實在不像反罵我張文秀沒有主張桂
英說此乃公公少君呀動問公公有多大年紀呢問年紀愚老兒並不扯
謊到今年七十三行動康強動問那媽媽又有多大年紀呢若問到老媽
兒他的生長他年紀與文秀兩下相當請問令少君多少歲數呢這蠢子
年非輕做事蕩蕩十一歲他還在不認爹娘公公此言差矣男子八八花
甲精枯女子七七天河水乾那還有生子的道理呢文秀說娘子要問請

聽、思想那年行至在舟梁橋上，忽聽得嬰兒聲哭得慘傷，抱回家夫妻們心中思想，到後來臨老時有個風光，一年小兩年大，天良未喪，改名叫張寄保，送入學堂。在學中又不知何人懵懂，說寄保是外人，他不姓張，因此上小奴才越發性暴，不喊爹不叫娘，變了心腸，逃至在清風亭所為那樣。來來來，隨著父一路還鄉，講却說周桂英聽得張文秀細說一番，不覺淚流滿面。文秀問道：娘子緣何悲啼不止？桂英答道：公公呀，其中有番苦情。你聽：宣時纔間聽公公細說一遍，不由我周氏女淚如湧泉。你的兒張寄保是我生產下來，叫存弟，更名在先。文秀說：既是娘子的兒子，為何又丟在舟梁橋下呢？都只為皇王爺開科取選，我夫君到北京未見回還，俟半年生一子，未曾見面，猶恐怕王氏姐架害兒男。左思想右思想，無有主見，將此子送至在舟梁橋邊，你生產後恐怕你王氏姐姐架害兒男，故爾送至舟梁橋下。我且問你臨行之時，又有甚麼為憑呢？分手時又不知何

人所檢，身旁邊藏的是血書，釵鈿見嬌兒不由娘哭破雙眼，誰知道今日裡又得團圓。聞听娘子之言一字不差，動問娘子這奴才還是你仍然要也不要呢？引回去却緣來美事一件。眼目下你叫奴怎麼開言。娘子既要引回家中，這也是個無妨的。蒙公公一句話，開了恩點兒，母們一同跪下在面前，從今後將寄保退還，不管歸家去，你二老還要耐煩。講却說張寄保聽他母親周桂英說了一遍，就要跟住他親母一路回去。文秀留他不住，無可奈何，只得將血書退還，做個全美人情。周桂英說道：寄保這是你養身的父母，恩大如天，日後有了好處，切不可忘却恩點兒。寄保說：若忘了二老恩點兒，天神誅之。文秀聽他盟誓，又送盤纏錢二百，於是作別而去。從此寄保母子去到京地，得遇一戶部大堂，名叫陳耀，他見寄保人才出眾，異日必是國家棟梁，將他收為義子，送去讀書。日後朝開大比，寄保中了首名狀元，奉旨祭祖，寄保來在中途想起母子，當年在清風亭重會。

今得榮耀，不免往亭內賞孤，以報母親養育之恩。便將周濟牌懸挂清風亭，只見那叫化的紛紛而來，却說張文秀自寄保走後，年老力衰，豆腐也無本錢推了，日食難度，落在吃討之中。聽得狀元在清風亭賞孤，夫妻二人手執鴛鴦棍，前來吃討。周濟走進亭內，見得狀元，正是張寄保孩兒。想要上前相認，又不便開口。他夫妻就在寄保面前走來走去，誰知寄保竟做了忘恩負義之徒。他一見文秀二老，心中暗想：只說這兩個老狗死了，偏他還在人世，遂吩咐賞錢二百，將夫婦逐出亭去。文秀夫婦氣道：不過跑進亭中，站立寄保面前，辱罵起來。秀張文秀站亭前，惡氣難忍，罵一聲張寄保天殺畜牲，妻小奴才做的事，心腸太狠，全不念我二老從前之恩。秀想當初觀燈過舟梁橋徑，忽聽得橋脚下嬰兒哭聲，妻近前看是奴才那下睡定，身旁的放得有血書釵金。秀父那時急忙忙把你母問，我二老抱回家，如當寶珍。妻半月內兒身子一尺五寸，無奶喂，晝夜哭不得安甯。秀沒奈何，抱你在隔壁隣近討奶吃，不顧羞婆婆相親。妻兒長大吃得飯，父工更緊，雞纜叫就要推豆子幾升。秀讀得書，又望兒朝夕發憤，你的母苦紡花去開學金。妻一見兒讀詩書，有個長進，暗地裡我二老歡喜在心。秀誰知道十一歲人事稍醒，聽人言問我要生身雙親。妻你的母氣不過打你幾棍，你逃走，父趕在清風驛亭。秀恰遇你生身母路過此境，問來由。我說出一段真情，妻你的母一聽得珠淚滾滾，兒那時要與娘一路同行。秀我見你母子們傷心情景，退血書你的母引兒回程。妻因此上你母子同把京進，臨行時送盤纏二百錢文。秀自我兒走過後，時運不正，無本錢推豆腐難以營生。妻我無奈丟生意，乞食四境為娘的為哭兒瞎了眼睛。秀那一日忽聽得狀元回郡，清風亭還心願賑孤濟貧。妻我二老手扶著鴛鴦棒棍，遠見得新狀元是我兒身。秀一見兒不由我心中喜甚，到於今我二老出了火坑。妻阿呀小奴才呀，萬不想今日間把我不認二百錢賞

與我逐出門庭，秀呵呀！小奴才我待何何等情分，得了官你反做負義之人。妻這一陣激得我咽喉哽哽，秀這一陣哭得我珠淚淋淋，妻好一比愁雞母抱鴨兒引，秀鴨長大變了情，不認雞生妻。我二老雖不敵生身情分，秀也只少十個月懷你辛勤，妻小奴才讀詩書性非愚蠢，秀爲甚麼點狀元背義忘恩，妻清風亭發咒時有天作證，秀怕只怕我容你天不容情。妻我二老這奴才兩不相認，秀我夫妻還在世做甚麼人，妻哭不還氣不過橋頭喪命。秀我二老到陰曹哭訴閻君，張文秀夫婦哭了一陣，撞死清風亭前，眾乞丐無不悲哀慟哭，不覺驚動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呈奏。玉帝帝惱怒，急差五雷下凡，將寄保打死尸首跪在二老面前，左手拿著血書，右手提錢二百，還像在賞孤一般。人人見了，都罵他枉讀聖人之書，身爲狀元，逆了天倫，應該雷打的。你看宋朝時堂堂乎一個狀元，不認養身父母，便遭雷打，設使不認生身父母，其罪惡更不可言。世之不孝父母者，當以寄保爲戒可也。

樹夾惡子

本朝四川有一張子，素性忤逆，父母生他弟兄二人，兄弟年幼，父母愛之，他便不服。但在時，他還有幾分畏懼，自父親一去世，他便自專自主，凡事不由母親分說，要食不與辦，食要衣不與製，衣倘若母親說他兩句，他每糊言亂語，嚷罵不休。至若母親稍稍心愛兄弟，辦點穿吃，他就說母親心偏，不知暗地裡藏了多少東西，漏了多少銀錢，把母親當一個外人。不如他母這時真真難過日子，不願活於人世，欲尋自盡，又念膝下次兒，尙小，他哥哥如此凶橫，怎麼長得成人。當面雖不敢說，只得背地裡哭，未免把那個忤逆兒子咒了一陣。官想起了這逆子，珠淚如雨，平日裡在家下，每把娘欺，他父在還有那幾分畏懼，不敢說不敢吵，不敢亂爲，不幸得我夫君前月死去，這奴才變了心，反轉面皮，我面前他總是很聲鬪氣，刻我

言 卷三
衣減我食百般忤逆一開口總是說我有私弊說是我愛么兒藏東藏西
他說我藏銀錢顧小兒女他把我當外人終日凌逼他父親那一日方纔
落氣見銀錢與約據拏去無遺那還有甚麼銀去顧兄弟那還有甚麼東西
在我屋裡他將娘養育恩全然忘記我只得背地裡呼天號泣閻王爺將
我簿早些勾去免得我在陽世受此慘淒幾回想我要去懸梁自斃我的
夫在陰靈知也不知論王法應該要將頭割去論天律應該要五雷來劈
親生子非是娘很心咒你皆因是小奴才過分忤逆其母哭了這一陣難
道沒有神靈鑒察嗎常言道甯遭父母手莫遭父母口暗有神靈已將雷
旗插在張惡子頭上隔了一時其母出來撞見惡子母恐兒子聽倒他在
背地咒罵不覺張皇失措現出慚愧情形惡子一見更加狐疑想必有甚
私弊遂把母親扯到後園盤問其母不認要母親發咒發了咒他還不依
就在身邊取出一棒欲打其母將要動手忽然霹靂一聲炸雷將園中大
樹抓破把逆子入了樹中他母嚇忙轉進屋去親見雷神騰空而去這個
炸雷實在稀奇並未起點雲下點雨眾人聽到無不驚訝隔一時張惡子
甦醒轉來喊救命母欲救無可奈何只得驚動近鄰眾人想盡方子總不
能出逆子自此日晡夜露蛇蟲攢食好不作難哭也不是悔也不是看的
人越來越多因將自己現身勸人宣眾人門來看我細聽逆子把話說孝
順爲先非小可犯了忤逆無煞擱不信試看我結果要死不死怎奈何皆
因我父早死過凡事不聽母親說下面兄弟只一個不體母意我刻薄好
衣未曾他穿過好食不拏與他嚼或打或罵任憑我母親不敢上前說娘
怕兄弟受凍餓私辦穿吃拏與他我一看見冒了火疑惑母親有私落纒
把母親考問過引到後園要他說母親不認更冒火取出木棒就動惡誰
知雷神不容我霹靂一聲魂嚇落一根大樹已抓破夾住我身難動作急
喊母親來救我想盡方法取不脫白天都還容易過夜晚苦楚更難說蛇

蟲蟻蟻齊鑽我還有蛇來遍身啜，這般苦楚真難過，死不死來活不活，有等來看還罵我，罵我理應這樣磨，今日同心纔悔過，悔不轉來弄不脫，奉勸眾位莫學我，恐怕慘報受折磨，張惡子這時悔斷肝腸，卻也無益，只得哭哭啼啼，將己身勸人，可憐夾在樹中，四天四夜，被蛇蟲蟻蟻吃來吃去，遍身無肉而死，臭氣聞於數里，誰不厭惡，忤逆之人從此畏懼，多有改爲孝者。

雷擊鍾二

安居縣涼水井有一逆子，名叫鍾二狗，年二十四歲，他父親年近七十，自幼家貧，苦盤二狗成人，送去幫工，誰知二狗人大心變，不使父母得知，遠遠去到銅溪場幫周姓，自正月上工，他父母訪到六月，方纔得知，實信鍾老走到周家槽門外，見二狗出來，鍾老喊道：「二狗，全不答應。」鍾老怕他未聽見，又大喊一聲：「鍾二狗！」二狗心中不愛，就估起雙眼，嘴起嘴唇，面不禮，鍾老說道：「二狗，你的母親今年六十四，雙眼不明，不見用針單，只紉花度日，那曾夠吃，爲父的今年七十了，走條大路，都認不真，氣力也弱，不能掙錢，只得每日受饑受寒，你正月上活路，今六月全未掙一文錢，我今日到這裡，都是勉強走來的，望你掙兩百錢回去，買點新米，合你母親兩個，也嘗過新。」二狗聽說要錢，就罵起來，你這個老不死的瘟牛，人人都有老子，我鍾二狗的老子，光吃現成，別人都受祖業，我鍾二狗未受你一點田地，只得幫人度日，別人言老子的福，我並未曾享你一點福，只得遠處幫人，思想離脫你兩個老狗，偏偏又找在這裡來，我的工錢，縫衣尙且不夠，那有空錢掙與你吃，下同不要找我，我恐我二年難得找主人，鍾老又說：「二狗兒，你這些話，只要你說得出來，老子雖未送你讀書，難道你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自古常言說得好，父母養你小，你養父母老，未必天地間有田土銀錢的，就是父母，若無田土銀錢的，就不是老子嗎？你不念父衰念

父老你若無父母你又從何處而來你仔細一想二狗越發不愛高聲應道沒得錢苦苦找我何益空話拏開些講縱然有耳不愛聽你那些胡說周主人聽得門外吵鬧出來問故卻是鍾二狗的父親遂請鍾老到屋此時落雨路滑肚中饑餓鍾老將舉步可恨二狗上前扯住不許進主人之門鍾老無奈含羞帶愧只得回頭就走走回家中鍾老妻問道二狗拏多少錢與你回來鍾老見問不覺弔下淚來遂將鍾二狗做的情節細說了一遍鍾老婆聽得大哭天天咒罵鍾老惡氣不過咒罵逆子云豈坐家庭不由我珠淚滾滾想起我鍾二狗實在惡人小奴才你的心何其太很全不念父母的養育深恩你的母他懷你腹中有孕到三月和四月頭悶眼昏五六月想行動脚手沒勁七八月你的母更不安甯九十月你的母睡不安枕到生產咬牙關忍痛挨疼母生你兩三天痛死幾陣爲父的在一旁愧不歸身香火前許愿信菩薩靈應因此上小奴才纔得降生下來你的身一尺五寸光剝剝赤條條線無一根家屋窮少衣服我怕你冷無奈何脫馬褲與你遮身當此時正是那冬月將盡可憐我只穿得長衣一層爲父的冷不過主意打盡我只得挑石頭聊當衣衿你長大吃得飯父工更緊雞未叫就起來去找錢文或挑穀或抬轎苦之不盡買柴米也只爲養兒殘生有一天沒得米就餓兩頓借點米煮點飯拏與你吞這般樣盤大你把我不認小奴才你自想天良何存你作工陰地去不令父聞正月去到六月不回家庭爲父的有幾天無米斷頓皆因是年紀邁難找錢文在家中餓不過四路訪問纔問到銅溪場幫姓周人我今日特意來尋你救命看見你鍾二狗連叫幾聲那知道忤逆子全不答應大聲喊你不愛就估眼睛賢主人他念我路程遠奔要留我進屋去酒飯待承小奴才不認我雙手扯定不許我進屋去好不傷情鍾二狗我養你辛苦受盡反罵我無能幹光吃現成這樣人待父母忤逆過分這樣人雷不打那個信

神我不要這奴才願受貧困今日裡受餓死我也甘心但願得雷神命快
加報應打逆子以免得帶壞世人鍾老夫婦哭罵又做一道文燒了正是
六月二十一日忽然落了一陣細雨主人叫二狗去收黃豆他偏要去塞
田缺走近田邊閃一電火響一炸雷打死二狗於大路邊頭朝天跪著鋤
頭挂在耳上尸皮抓爛雙眼抓出有一孩子得見卽報周主人主人一看
知是雷打死的卽報鍾老來看對眾人道此是忤逆不孝的東西各位不
必憐惜於他我那日來拏工錢救命他百般凌辱罵不出口的話他都罵
得出口今日被雷打死雖我爲父者亦不爲之惜這是鍾二狗做事太毒
惱了他父之心所以纔出此言天神顯報不爽毫髮我們世人勿學二狗
待親以遭雷打凡我等爲子者須當百般順受以酬親恩方無愧乎爲子
之職矣

雷打花狗

道光年定邑一人姓周名大可父母早亡家貧來娶當在河下架船一日
船上洛陽遇一王老兩夫婦年近六十無子大可見有田地願抱膝下養
生送死二老見大可情真因此收留又替娶妻李氏大可到還孝順不料
李氏不賢兼又懶惰每日燒茶煮飯服事公婆心甚不悅丈夫在外架船
又少在家若不離脫這兩個老的難以遂心一日向大可說道夫君你在
外到快樂那知妻在家日受公婆嫌賤難以過日動不動說你是抱的依
妻想來你姓周他姓王又不是親生父母何苦在此討下賤大可道你說
在那裡去了想我雖不是親生既抱爲子又受田地理應服事終老從今
後切不可亂說李氏見丈夫不信一日又生一計正是欲要丈夫心轉常
在枕邊泣哭大可問道你哭甚麼李氏也不說大可道莫非公婆罵你不
是莫非要回娘家不是既不是又哭那一件李氏說你們不信婦人的話
說也無益大可道但說無妨李氏道想妻嫁與你原望終身有靠誰知難

以下台前日聽族人言、公婆死後、將我夫婦趕出、好分絕業、那時夫婦怎樣煞攔、因此痛哭、大可以爲真、叫道、賢妻、打個甚麼主意、李氏道、趁此公婆尚在、將田地賣了、拏銀回家買業、然後接公婆去、樂官田園、豈不兩全、大可將此事對二老說了一番、二老道、此去相隔甚遠、倘銀子拏去、不來接我二老、如何下台、大可道、父母不必生疑、兒受父母家財、殺身難報、若夫婦不來迎接、五雷劈身、王老見盟下大誓、將田地賣了、剩銀三百、交與大可臨行時、王老婆說兒呀、我於今吃得做不得、這銀是我命根、千萬不要負心、你夫婦緩緩而行、待我二老送至五里方纔遂心、宣手扯嬌兒好慘淒、不由爲娘自悲啼、自從收你到家裡、待如親生、還過餘、只說長久在此地、誰知今日來分離、爲娘與父來送你、一步一跌、把話提、送兒一里到橋西、水流東海不能歸、爲娘好比長流水、去日苦多來日稀、送兒二里風淒淒、吹散花花滿地飛、爲娘好比風前絮、一番密處一番稀、送兒三里上高梯、蜂採微蟲去作兒、爲娘好比螟蛉意、聲聲似我欲相依、送兒四里柳依依、鳥在窠內爲子啼、爲娘好比烏鴉意、望兒反哺長毛衣、送兒五里白雲低、飄飄蕩蕩欲何之、爲娘好比雲散去、不知相聚待何時、這陣吹得咽喉細、看看母子要分離、兒呀、要把爲娘長望念、切莫一去把心欺、你父抱你無別意、好似積穀來防饑、早早接我一路去、怕的年老有差移、此去路遠多、淘氣起盤往來小心些、惟願回家多順遂、天命護佑災害息、二者送至五里、痛哭分別、大可夫婦回至定遠、將銀買了田地、對妻說道、如今田已買、就去接公婆、纔是李氏道、夫君你不明、白想田地是二老銀子買的、把他接來、若錯了一點、就說長道短、外人知道、反罵你無志氣、不如不去接、免得受他的氣、况他年近六十、又活得幾年、因此大可也不去接、誰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不上兩年、李氏一病而亡、兩日回陽轉來、雙眼弔淚、叫道、夫君如今不得不說了、宣見夫君淚自墮、細聽爲妻把話說

自己做事大有錯造下了罪孽免不脫有甚麼罪於今程梅夫婦前在王家坐受的恩德也不薄皆因你妻造口過族內分田是我說怎麼說來哄我哄得夫君纔依我奪銀回家享安樂看到發財又得了病你無福氣前日二鬼來捉我押入陰司見閻羅閻君見我大冒火他罵爲妻心太惡那些心太惡了王家二老無結果望我夫婦送山坡不料得銀回家坐不准你去接公婆害得二老受饑餓現在討口難過活未必他就討口了我不肯信說罷牛頭來捉我押在殿下把皮剝抽腸先把肚子破割舌又將嘴唇烙爲妻痛苦老了火還魂又擎下油鍋只有活人帶枷那有死人受刑你不在說鬼話雖是鬼話莫自錯陰間一日難過活百般刑罰我受過未能免脫不孝惡又將輪迴來定爰發變爲狗受折磨既變了狗爲何又得回陽閻君見你不知過放我回陽對你說急忙回心改了過早早上去接公婆我不去接又便怎的不然報應無差錯五雷劈身怎奈何這陣哭得咽喉破催命鬼卒甚肆惡李氏哭罷叫道夫君急忙改悔妻不久變狗到家以昭報應說罷仍然死了大可那裡肯信正是江河易改本性難移李氏死後又娶一房妻不久家狗果生一花草狗長大甚奇大可出入遠近狗未曾分離此時大可人財兩發好快樂又說王老夫婦自從大可回家十餘年渺無音信銀錢一空衣不終身食不終口只得討口過日及道光十八年夫婦將近八十行動甚難下鄉去討個個罵他自討窮少人打發又息又餓王老婆又得一病於八月初六心想無路修書以尋自盡當時提筆哭道天天想起周大可這個奴才害我不淺待我罵他一番宣提筆修書淚如雨自恨當年悔不及大可奴才太無理害我二老難下席從前來到我家裡穿吃全靠我周急見我無兒有田地願依膝下永不別爲父那時心歡悅只說奴才靠得的一份家業交與你任隨使用不吝惜又恐怕你心變異因此纔娶一個媳誰知夫妻打主意丟我二老回原籍錯

把銀錢交與你十年音信一並寂，朝朝望你接我去，每日想起徒嘆息，心想下來找尋你，怕的不認枉費力，害我討口他鄉裡，受盡磋磨也難說，年老行動難出氣，跌跌路路腳不一，兩眼昏花雲遮閉，人戶東南認不的一，天討得幾把米，拏煮稀飯不夠吃，小奴才虧你忍心丟了去，全不憐我受窄逼，你不認我是小事，不該奪銀把我棄，臨行送你到五里，你說不來遭雷劈，如今我到認得你，怕的天爺要斬決，爲父死在九泉地，追你的命纔安逸，賢人君子替帶去，面交大可看端的，寫罵書信忙封起，長嘆一聲淚雙滴，夫婦抱頭痛哭撞岩而死，時有放牛人見驚動四鄰，將書擇看人人，弔淚誰不罵周大可，天殺孽障因於信外批，云王老夫婦八月初六撞岩而死，急時託人帶至定遠，又說大可在家，正值八月二十六日午候，天忽起雲烈風暴雨，大可出外看田，缺花狗隨後至洞岩躲雨，一雷將大可與狗打死，一頭睡著，眾人來看，不知其情，扯也扯不動，至二十七日帶信人至，看了書信，方纔明白，然不知狗的根由，家內人纔說李氏死時，自言不孝，發變爲狗，從此看來，既變了狗，天都不容，不孝之罪，至大莫及，人可不清夜自反哉。

神誅逆子

父母是人身所從出之本，孝是人行所從推之原，不論古人今人，聖人凡人，那個不從父母身上生來，就是成聖成賢，成仙成佛，那個不從孝字上做起，是人生極重的善端，孝是天地極喜的至寶，能孝的便有善報，不孝的便有惡報，天眼恢恢疎而不漏，試講一個不孝之報，與諸君聽，南川有一逆子馮某，私愛妻子，不顧父母，伊父早故，只有老母杜氏居孀，伊與妻李氏每日飲酒宴樂，睡到日上三竿，及一切挑水煮飯，把母親當僕使用，稍不如意，還要唬怒嚷罵，一日母洗菜，走到井邊，不料那逆子有一小兒，纔四五歲也，跟著在後，杜氏也未知覺，不曾隄防，忽聞漚塘水響，杜氏回

頭一看，見是孫兒滾下塘去，即忙喊叫那逆子跑出門外，脫了衣服鞋襪，下塘擡起來，已死得硬梆梆了。那個逆子，息氣不過，他說是媽恨他，故意把他兒子掀下水去。杜氏答應說道：「他隨在後，又不做聲，我不曉得嗎？那有個爲娘不愛兒子，就把孫子掀下水去？有這個道理呀！那逆子越發大怒，邊罵邊吵，就去拏一根竹棒，要來打他母親。他妻子李氏，也還有點孝心，急忙把婆婆扯進內房去，把門緊關了。他在外面打門打壁，真真醜聽他總要他媽把兒子吃了，可憐杜氏嚇得魂不附體，悄悄痛哭。宣兩婆媳在房中，胆戰心驚，哭一聲，忤逆子真是畜生。我今日大不該，堰塘洗菜，小孫兒他在後，未見做聲，滾下水，纔知道孫兒形影，急忙喊人救命。喪殘生痛孫兒，我心中如刀廢命。那有個不愛兒不愛親孫，是虎狼，他也不傷兒性命爲娘的，又豈肯絕克後根？老天爺定是非，豈無報應？今夜晚難逃脫，我兒災星李氏也陪葬。婆婆悄悄勸，悄悄哭，李氏哭道：「宣我婆婆且寬心，請聽媳稟。這是我命運舛，連累婆身。這孫兒早晚間放騙打滾，回回的仗婆婆會引孫孫，可憐那好飲食吃不下咽，盡留起與孫兒當作點心，不時間把孫兒担心得很，真好是荒年穀掌上之珍。這孫兒命該盡，無有福分，那怪得我婆婆把兒命傾轉，面來尊夫君聽奴細稟。難道說兒廢命奴不傷心，這真是自落水命自該盡，全無有我婆婆過犯一分。尙且我夫妻們四十未滿，難道說到後來不得再生？人生在天地間，孝順爲本，忤逆人有子孫，定難長成。我勸夫息雷震，自思自忖，那有個人一死又可復生，到不如行好事，把娘孝敬，自必然老天爺早賜麒麟。」那逆子要李氏出來，李氏又怕出來得，只得在屋內勸解。那逆子吵得天昏地暗，日已落西，忽見一個大黑漢，將他一刀，哎喲一聲，七孔流血而死。此道光二十九年事，可見不孝之人，上天最惡，世之不孝者，曷以此爲戒。

逆子自殺

昔有一個逆子姓程順義人氏他父親先年命喪丟下王氏母親在堂王氏遵夫遺命苦守節操撫養逆子其間困苦難以盡言及子長成請媒定婚擇期下聘到臨期之時打首飾縫衣裳喂猪釀酒無所不至然後與逆子夫婦配合其後又生下一子乳名長生此時王氏眼見孫兒滿堂心中十分歡喜誰知道逆子心變凶狠無比母在老母面前常加毀罵一日老母抱孫兒長生遊轉誤跌傷額痛哭不已急忙交與媳婦抱住猶是痛哭誰知逆子在外歸家聽得長生痛哭慌忙進來見他妻抱住長生痛哭又見長生額上鮮血長流遂厲聲罵問曰宣這一陣走得我汗濕衣衫長生兒今爲何出涕潛焉他妻答道長生跌了不是你是何人傷他額面說出來我要他命喪黃泉嗚那人我怕你打他不得嗎莫非是么內弟人小手軟抱不住把長生跌下階簷更不是的這不是那不是問得火濺不說出我與你一陣腳尖嗚呀夫君你莫打我我說出來你莫要譴責我曰你夫妻間有何責譴不過是說出來我纔心甘不是的今婆婆抱起我誤把他跌在地塢上面傷了你莫怪我不怪要打他死去活轉以免得在世上我把眼牽說畢就出外提棒打母其母早被媳婦支走他母出外只得走女家避之不覺一路走一路哭曰宣程王氏在路途珠淚滾滾思在前想在後好不惹人自過門纔一年身懷有孕十月滿纔把這逆子降生三載內娘的苦數之不盡無奶吃嚼飯喂養辛勤每日裡揩背上屎尿來侵到晚來爲娘的未得安甯不料得俺的父早把命盡丟下了爲娘的受盡苦辛只說是養大了把娘孝敬誰知你骨頭硬變了性情做錯事說幾句把眼估定罵爲娘老不死與賤同稱十六歲定姻緣把你親迎三年多又纔產你兒長生此時間兒有孫心內喜幸程門中接起了香煙後根可憐我今日裡把孫來引誤夫手把長生跌下埃塵誰知道忤逆子凶惡得很要把我來打死你纔甘心多蒙得賢媳婦救娘性命悄悄的叫爲娘出外逃生

出門來不敢走隔壁鄰近只得是女家去或可避身哭一聲雷神命何不顯應打逆子以免得帶壞世人其母哭畢遂進女家去了這且不題再說程逆子自那日老母去後三天怒猶未解每日訪問及至三天之上始知老母在妹夫家內躲避遂藏利刃在身往妹家去一見其母故意曰長生今愈矣可速回家他母從之及至半途逆子以刃刺母腹而刃反入逆子腹腸出而死後屢埋其屍而常露地上爲犬食盡乃已報應之速何如哉

如逆遭報

果城棗極溝周英兩歲喪父母蔣氏因家淡泊想道此子尚在乳哺今夫已死恐難撫養成人時有媒婆到家說道嫁夫養子世間不少何不另打主意蔣氏聽信此話卽說道必要家屋富豪丈夫慈良方可媒婆探聽卽言道走遠有一姓黃的人衣食頗足但要娶一偏房小妾有你這番姿色又兼年輕那黃某必然歡喜卽與伴合願將周英帶過撫養不上一月那黃某前妻將蔣氏磋磨不堪這黃某又是個素行怕婦人的人一日那前妻未在家中這蔣氏跪在黃某面前哭訴了一番宣蔣氏女雙膝跪珠淚汪汪尊一聲賢德夫細聽端詳我今日嫁與你名節已喪都只爲前夫死命運不良兼我兒纔兩歲恐難撫養斷絕了我前夫後代兒郎那知道你前妻全無善狀仗著他是正配辱賤偏房到你家纔幾日一月未上就把我來磋磨實在難當白日裡與長工同把坡上日又曬雨又淋去種稗糧或挑水或割柴或把牛放倘若是有差錯使罵非常做這些重活路我也不講可憐我吃的飯多是米湯你合他吃酒肉餐頓一樣惟有我吃淡菜在那一旁夫呀你那天吃飯時把我來望私下裡拈塊肉拏與我嘗過了後他把我又罵又嚷還罵你無腦髓把我當娘你那時也不敢把他怨嚷因此上他待我越見不良夫呀要討小你就該立個志向爲甚麼全無有一

點綱常願夫君早把我安置別房，免得我在一處難過。日光磋磨我是小
事，我能忍讓。恐我兒纔兩歲，難免無殃。講蔣氏哭訴一番，黃某嘆口氣說
道：你今不必悲啼，爲夫自有主意。於是將蔣氏安置別處，與佃戶同一房
屋居住。時去時來，那妻子見他，次日日出外，隨後跟定，總是鬧嚷。自此黃某
亦不敢去，竟使蔣氏孤身獨處。每天抱著孩兒，哀哀痛哭。黃某計出無奈，
打發蔣氏四十串錢，憑眾退回，分離之時，更難割舍，兩下不覺痛哭一場。
黃蔣氏婦細聽我來把話講，皆因是我合你夫妻不長，爲丈夫討你來非
爲別樣，只望你生個兒承接宗祏。你姐姐他是個天殺孽障，欺壓我看賤
你心很意狠，你縱然跟倒我也是無望。到不如各自去守節居孀，與你錢
四十串兒也可養你，切莫離了我。又嫁別郎，惟願你到後來福壽長，官把
你兒養成器，高大門牆。蔣氏女忙收拾鋪蓋被帳，見丈夫磕個頭，淚濕
衣裳。來你家恰似那未嫁一樣，多蒙你打發錢裝住兩箱。我去後你暫且
漫漫來訪，倘若再嫁人，上有彼蒼，從今後你切莫再把妾討。恐人家子
女來不得下場，況且你難受氣，心不快暢。倘若息成病，尙無兒郎。夫呀
須當要把我話謹記心上，我的兒長大時，纔報恩光。講蔣氏啼哭出門，回
至周姓族下，站扎不上兩月，黃某前妻心氣疼痛而死。此是暗暗的報應。
那黃某意欲接蔣氏成婚，蔣氏不從。將那四十串錢，佃些乾田乾土，勤耕
苦積，兼又績麻紡線，將周英撫養成人。至十八歲時，娶妻吳氏，亦甚年輕。
前十餘年，事事都由蔣氏作主，還聽教管。及到蔣氏年邁，夫妻俱不聽約
束，且把蔣氏全不當人，刻薄怒罵，無所不至。可憐蔣氏嫁夫養子，受了無
限苦楚。幸遇丈夫賢良，打發錢文退回，將兒養大。迄今兒媳都不孝順，日
夜思想，不覺傷心痛哭一場。宣蔣氏女每日裡，珠淚如麻，細思想我的命
實在堪嗟。想從前丈夫死把我丟下，我的兒你那時方在學扒，可憐我家
務負年紀不大，只說是嫁丈夫，養活於他。幸丈夫憐憫我心好意，嘉都被

言講集要 卷三
那惡雞婆把我來壓任隨他磋磨我受苦無涯叫黃郎開雀籠放鳥出押打發錢他叫我養兒興家及長大纔與他說個結髮只望他夫妻們孝順可誇也不枉我受苦莫使人罵雖從前失過節老運還佳誰知他夫妻們人大心大他見我年紀邁全不當媽凡一切家務事任他鋪拏刻薄我穿與吃實在莫加若有事冒了火他又大罵他罵我失節人莫要當家我要想去投人不依他話又恐怕他心中越見恨煞這樣的忤逆子真難忍下實令人忍不住口嘆心嗟講蔣氏日夜悲啼那周英夫婦全然不知省悟今年七月初七日蔣氏拏兩升黃豆意欲煮豆豉下飯周英一見順手搶去罵道你這老婆子還想吃豆豉嗎我有一個東西你吃不吃說罵竟將黃豆拏上街去賣了蔣氏息氣不過去取香三炷點在地塢上邊哭邊罵宜罵一聲周英兒不孝彌天我爲他難撫養曾去嫁男我爲他難撫養曾被人嫌到於今略略的有點衣飯都是我受盡苦得的銀錢他意滿忘卻了我的恩典抵觸我衝撞我全不怕天煮豆豉是一宗些小事件他罵我有句話不便出言這孽障該殺的諒必遭譴難道說老天爺不加罪愆唯願得眾神聖威靈大顯誅戮此忤逆子命歸九泉蔣氏將周英如此咒罵誰知那周英趕場回來有七八個人同路只見一股狂風將周英吹到在地一命而亡急忙捎回殯殮及淨身時只見橫身都是刀口並無血跡俗云甯遭父母手莫遭父母口此言信然

逆子分尸

儀隴縣離城四十里史家村有個史爲柱娶妻唐氏所生三子長名善富次名善勞三名善貴俱已完配善貴之妻乃母家姪女隨姑爲媳爲人賢淑素行盡孝爲柱身故獨有善貴性傲吵鬧分家母吃輪供過日善富善榮孝心到好怎奈兒女甚多貧窮無措善貴人少家厚忤逆不孝母就該他家供養有食不奉私自煮吃反抵觸凌辱他妻唐氏見夫忤逆遂跪在

地下大放悲啼，勸曰：宣唐氏女跪塵埃，珠淚滾滾尊一聲奴的夫。細聽分明，善貴說聽倒的有何話說？妻今日苦勸你不爲別甚爲的是那宗呢？爲的是夫平日不孝母親，我不孝母親有你甚相干？希罕你勸。夫呀，曾不思母懷你苦之不盡，足足的十月滿方纔臨盆，人生天地間，那個不生兒女？這是該當的嗎？三年內在懷抱，劬勞苦甚，餓與食寒與衣，朝夕殷勤，他要生兒說得洗屎尿，襁背負毫無厭憎，娘睡濕兒睡乾，一片婆心，世間待兒待女，誰個不是辛苦？何止他嗎？懷胎苦養，育恩說之不盡，爲人子須當報罔極深恩，爲子限定要報母恩，總要得我是學人，我偏不報，又看怎麼夫君呀，爲甚麼母養你骨頭纜硬，與大伯合二伯就把家分，你曉得甚麼？古言道：人大分家樹大分，極分家後吃輪供，是母正分親養小兒，養老借金還金，他吃輪供該我那一個月，我又未曾不養呢。夫君呀，爲甚麼有好食不把母敬，有好衣不與母蔽體，還身老年人，只要他不冷，倒不餓，倒就是了。從今後須當要培補根本，母吃好母穿好，纔盡孝心。想到想學好的，與他吃與他穿，莫把他慣式不好，哎，呀，夫君呀，試看那羊吃乳，雙膝跪定，鴉分哺也能夠報答母恩，空話莫說，多了我不愛聽，人本是萬物靈，不如蠢性，枉自在塵世上走了一巡，講勸畢，善貴終是不信，唐氏見得丈夫如此，暗地敬奉婆婆多少，一日母在他家，滿了日期，唐氏心想：哥嫂貧窮，恐母難過，日辰悄悄攜米二升，拵錢一百，用搭連裝起，拵到嫂嫂家，內婆婆漫漫者吃，命子長生牽送，此時婆媳分離，苦情一言難罄，急命長生背之，婆孫出門，將走兩根田坎，逆子善貴自外回來，長生見父，丟了搭連，就跑，母見兒來，大驚，逆子提起搭連一看，兒有錢米，罵道：你這老婆子，吃了我的，還偷我的嗎？母答曰：非也行孝媳婦，拵與娘過端陽，稱肉吃的，逆子聞說，罵道：不積家的狗婆娘，老子回來，筋都抽了你的，提起搭連便走，母恐兒同打媳婦，便轉至柴門外竊聽，逆子進屋，將妻搵住，飽打一陣，妻問

曰夫今打奴爲何逆子說誰叫你把錢米偷與那賤老婆子打死你無論
妻曰是你的娘天倫的父母兩位哥嫂貧苦飲食不敷明日又是端陽節
夫不留母過節故妻子拏點錢米與婆婆稱肉過節無非是做媳婦的
點孝念善貴聞說愈怒又是一陣罵道那個老賤婆你都盡得許多孝道
莫把他慣式了母在外聽說大哭罵曰這史唐氏跪塵埃喊天叫地尊一
聲過往神細聽端的自幼兒配史郎夫妻恩義生下了三個兒接起後裔
不幸得我夫君中年死矣留三子苦得我撫養成立我大憲合二憲都有
孝意惟獨我三兒子枉費心力平日間與兄嫂全不和氣常角孽吵分家
撻東扳西難管束沒奈何各自搬移吃輪供三個兒輪流不替善富兒善
榮兒人口濟濟每年中用費多少有穿吃善貴兒人口少年有餘積因此
上錢合米鬆活得些我只說到他家不得惡氣吃好的穿好的享此安逸
誰知道忤逆子養育不記私自吃私自穿禽獸東西伊雖然不孝我有傷
天理多虧得唐氏女是個賢媳今日裡供期滿往富家去媳念我到他家
難受饑饉暗地下穿錢文又搗臼米拏與我到兄家好過節期忤逆子回
家來看見不喜發了怒將媳婦拳打足踢逆子呀全不念你家產從何而
起苦爲娘與你父當初掙積縱拏點錢合米小事而已又何必在家中吵
鬧不息忤逆子恁得我有些酸氣題將起不由我腳踏地皮關聖爺有
靈驗快收逆子如不然誰信神前來敬你講哭罵一番想道親生兒子不
孝留這老命何用意欲投水遂向堰塘邊走忽見一個孩童走進前來喊
這史婆婆莫忙我送個西瓜與你史母接過西瓜那小孩子化陣清風而
去史母一看並非西瓜乃是一個人頭鮮血淋淋母便唬嚇倒坐於地唐
氏不見夫打回頭見一人彈足舞手又無腦壳遂喊叫丈夫不知誰人所
殺害了奴家了不免報與婆婆哥嫂知道走出門外見母在堰坎手裡提
個人頭唐氏連喊數聲婆婆訝史母如夢初醒唐氏道丈夫原來是婆婆

殺的母曰非也是小孩子拏與我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夫打妻妻纔殺夫婆媳分辨不清只得將人頭提進儀隴縣內稟官太爺清正見死頭臉上現出八字云天誅逆子勿得誣判官斷曰這是不孝的逆子天神所殺回去安埋就是今之養母者尙其鑒之

神譴敗子

道光二十九年後四月十三日壁山縣新出一奇案在星寺側劉家灣有一人姓劉名光燦年二十五歲糊行亂爲從先有二百多穀被他嫖賭蕩費連父母衣食都甚艱難其妻王氏每日苦勸不信終日在那場火上賭錢不管父母的衣食王氏每日紡績度活因他丈夫嫖賭朝日惡氣遂成一病於道光二十八年病體越發沉重自知不久陽世想他一死不打緊公婆無人侍奉丈夫又不誠實想到這般情景那時見他丈夫進房遂哀哀痛哭勸道宣王氏女起病床床咽喉哽哽止不住珠淚落濕透衣襟夫進前爲妻的有話告稟光燦說你有話說就是爲甚麼哭哭啼啼呢怕的是

我夫妻兩下離分人吃五穀生百病未必一害病就要死不成嗎爲妻的這毛病急得很倘死後望夫君好生爲人未必我做的那些錯了嗎夫做事爲妻的不敢談論高堂上二公婆好生奉承未必我那一天沒有拿飯我的爹媽吃嗎想當初二爹娘苦把錢掙二百穀都被你化爲灰塵那是我時運不好纔把田地賣了的夫賣田莫說是時運不正皆因你愛嫖賭纔把家傾傾了家連公婆衣食不問我紡績買米回煮粥熬羹你婦人家不績麻紡花未必光坐倒要不成嗎妻在時到說是望我苦奔死過後全靠著夫君一人須當想二公婆生你情分切不可照從前那般糊行是嫖賭莫去做務戒乾淨尋一個好執業奉養雙親夫賭錢也不過望贏錢來侍奉雙親怎奈我的時運不正回回都輸所以無錢侍奉這只怪得我點運未必願得自古道賭錢人起心不正到場伙個個心都是想贏下

地來把銀錢一概輸盡，未必那賭錢的盡是輸就無有贏的嗎？就贏錢也花撒誰把家興，雖興不起家也鬆得過手，鬆過手不過是一時光景，若輸了那時候終身受貧，夫不信就拏你自己較論，爲甚麼二百穀輸過光盡，暖你總是抵我老實，這下我不去賭了，若再去賭錢，只怕我的手會斷戒了。賭我的夫就是萬幸，但還有一件事我不丟心，你還有那一件事呢？平日問你又愛談闊道，凡見了人婦女就想姦，淫殊不知犯了淫陰，臨有損，噫你婦人家還曉得甚麼陰陽嗎？我曾在宣講場常去聽聞，你聽見他們宣講那些先生怎麼說法呢？他說道：犯了淫罪大得很，勝過那拏鋼叉去殺死人，這犯淫就有那般的大罪嗎？那鋼刀殺死人，只傷一命，姦一婦就殺了他的幾門，個個說他父母閨門不緊，是娘家親戚無臉見人，他公婆他丈夫羞更難忍，到後來有兒孫頭也難伸，這是說犯了良家的婦人，經是那般罪像，我是嫖娼去了錢，該無有罪過嗎？夫莫說用錢買不把罪，定這娼家害死人禍，也不輕進院房，不要臉樣子做盡假風流，不過是哄你錢銀，這下我無錢了他哄我那樣，無有錢你看他認你不認，我相交的此不得那些，就有情他的身也不潔淨，若中了那淫毒大瘡就生，我嫖又未見生瘡，未生瘡到於今家業嫖盡，害父母沒穿吃，傷不傷情，夫呀，我死後莫要嫖家財要緊，娶房妻接夫的香煙后根，到屋時有件事務要教訓，早晚間事公婆須盡殷勤，說不完我夫妻分離情景，望夫君一一的謹記在心，講王氏那夜勸夫已畢，次日遂死了，光燦安葬過後，將妻言盡行忘，卻嫖賭更甚，至二十九年後四月十三日，他父只得尋到賭場，將他找回，責罵於他，道：宣一見得小奴才咽喉氣哽，非是我咒罵你敗家兒孫，到於今我二老這般光景，虧得你還在賭，忍得良心，想從前你的娘懷你有孕，十個月都是那胆寒心驚，到生晚他痛得人事不醒，陰陽界鬼門關走了一巡，檢起看是個兒喜之不盡，早晚間撫引你好似寶珍，怕你餓多買些

糖食糕餅怕你冷又縫些布服衣襟或傷風或豆麻卽許愿信少長大就與你結門姻親說不完愛兒的那般情分無非是望著你長大成人誰知道小奴才不習正品朝日裡貪嫖賭惹火燒身一分家都被你遭踏乾淨我二老沒穿吃全不問聲王氏媳他在時到還孝順苦紡績買點米度活光陰自從他死過後就打斷飽餓得我年邁人腳不栽根莫奈何我纔在四處找問今又見小奴才在賭錢文你這種敗家子真真糊混恨不得將你手砍斷一根講光燦被父罵畢遂順口答應道若再賭錢怕會斷手誰知正當神在口那夜忽見關帝命周將將他右手砍斷一時人事不醒又見二惡鬼青臉獠牙手執銅錘把他生魂掣到陰陽界來在鬼門關見有無常爺雞腳神牛頭馬面腰插虎牌手牽鬼犯左右有一員官正在審問光燦見得甚是驚駭鬼卒說官皆因你平素間不肯信善愛嫖賭把父母丟在一邊關聖帝將右手已經砍斷命我門掣到你鬼門關前眾差

哥他押來這些鬼犯善與惡三位官考察一番判分明他然後發落十殿或投生或坐獄善惡昭然光燦聽說越更害怕哀求放他若要我放你轉事猶在緩要看過十殿刑好勸人間來與我在頭殿前去看看望鄉台就在此你可願觀光燦隨鬼卒在台上一看連他父母都看見了鬼說望家鄉你父母都得看見光燦要喊鬼說你莫喊陰與陽隔了天淵下台去有黑洞陰風慘慘過了洞就要到奈河橋邊光燦隨鬼卒過了黑洞見洞口有人生不免四大字又有三條岔路鬼說人有生必有死個個不免三條路走的人不得一般上一條忠合孝實在體面金童接玉女送快樂天仙中一條走的人善惡相半下一條走的人萬惡滔天過了路奈何橋是塊木板有銅蛇和鐵狗吃人無厭光燦在橋上一看見那走下一條路的人盡被惡鬼叉下河去了鬼說你看這男合女自有千萬在水內被蛇狗把他肉餐過了橋有城池就是頭殿殿腳下孽鏡臺右邊高懸光燦來至頭

殿見惡鬼押些罪犯台下跪起鬼說跪這些他不認陽世罪犯將孽鏡照

出來拏他自觀頭一殿這刑罰還不算慘隨我到二殿去越更森嚴來至

二殿光燦見那刀山白如雪銀惡鬼抬些罪人往上一拋遍身穿過鬼說

這刀山你看見胆不胆戰光燦說實在嚇人那還有礮子推油鍋在煎光

燦看那邊果有二鬼推一大礮礮心只剩兩脚肉血遍飛又見一口油鍋

燒得飛滾扎有數人他怕看得鬼說不要怕你同我寒水獄轉光燦來寒水地獄見多少男女打

個赤身頭長白毛在那叫冷光燦也冷不過鬼說等一時轉過去就是火

山來在火山光燦見一些撥火鬼生的紅頭髮手執鋼叉押些罪人燒得

汚焦巴黑光燦也熱得難當哀求鬼卒放他鬼說熱得很但想你父母恩

典除却了心頭火自消狼煙光燦一想爹娘果真不熱來至三殿見些惡

鬼或在剝皮或在剝眼或在砍脚或在刮臉鬼一一說剝他皮為的是把

人皮剝眼目他愛把眼目改添為丟了無名帖纔刮他臉砍脚桿是訟

師與詞告官看不完這刑罰要過黑暗獄中裡不看見隨著亂闖光燦隨

鬼卒過了黑暗地獄來至四殿見一血河腥氣難聞有無數婦人坐在河

內鬼說這些婦坐血河不為別件為的是在陽世污穢竈前大小月身不

潔也去遊轉灶門上烤鞋襪又烤衣衫早晨起他纏腳都對竈面吃了飯

灶頭上擺住一攤冷起來一雙腳灶孔一鑽小娃兒屎和尿厮在灶邊血

河內不知他何日坐滿又只見將軍柱在拔舌尖光燦聽說將軍柱朝上

一看見綁著一婦惡鬼將舌抓出尺長在割鬼說拔舌獄綁這婦嘴能舌

辯凡百事由著他一張嘴番在娘家才娘子妯娌爭戰吵得來一家人全

然不安出嫁時不由他公婆教管說一句還十句心裡纔甘在他那丈夫

前更不承順惹著他牛皮氣就要冒煙或背時或倒灶由他亂噍指東瓜

罵葫蘆咒罵幾天總誇他婦人家甚有能幹男子漢當成了兒娃一般妯

娌間每日裡說長道短些小事就挾忿告狀枕邊說嫂嫂與弟媳他把強

估刁丈夫要分家各坐一邊因此上那惡鬼把舌割斷莫管他到五殿去看的端，元燦來至五殿見惡鬼押些婦女或將鐵纂燒紅拏他頂起或將鐵圈燒紅拏耳帶起或將鐵釘燒紅釘在板上像花樣一般要他擇完那鬼說道：這婦女他平素愛的妖艷戴假纂大又長好似魚船週圍裡那花草戴得凶險兩耳上帶滾龍頭頂鳳冠是胭脂合水粉抹住一臉還說是不好看額搽梅粧穿一件花花衣欄杆載滿燈籠褲上字格架在兩邊高底鞋拏雕空粉放內面印在地說他是步步生蓮卧單上挑龍鳳還挑字眼帳簷子繡日月且繡八仙又艷裝又廢字銀錢花散五殿上因纔把地獄新添那鐵纂百斤重都過火煉滾龍珠幾十斤一對鐵圈擇花所是鐵釘釘在木板他生平做多少要他擇完嘆不完這刑罰又聽叫喚光燦聽鬼卒叫喚抬頭一看只見有城一座並不見人只聽哭聲那鬼卒諺道此乃是叫喚試菜把門關他在生把五殿全不上算多喂些雞合鴨好把肉餐小娃家吃飯撒撒不檢點喂猪牲還要拏粟米去黏因死後關在此等他餓飯未說畢見婦人綁在高杆鬼使正說之間見高杆綁一婦人惡鬼拏刀把肚割破腸肝跨住一兒鬼道綁這婦他心腸不如牛犬又打胎又湯女罪大無邊他說是兒女多房慾不便每日裡要吃飯又要衣穿一有孕暗地裡就把藥吃吃下肚就打下血包一團如不然生下地他就蠻幹或灰包或火酒或尿桶搯眾惡鬼把毒腸恨他割斷莫憐憫我們走六殿去看來至六殿光燦一見幼婦極美來一男人調戲於他他越妖艷這男一抱卷成銅柱內面有火雞脫鬼說這銅人見嫖客就會變變一個妖艷婦迷你上前抱倒起是銅人內燒銅炭燒得你週身上都起黑煙化成灰孽風吹又還魂轉嫖幾回抱幾次苦實難言看起來貪淫的陰刑甚慘那旁的還坐有幾位賭官光燦看那邊果有四個賭錢的坐的鐵板攪鐵棹子打的鐵牌都燒紅了的鬼說賭錢人在陽世他不信善說打牌完意

事沒得罪愆，拋正業壞良心，家務飄散，帶壞了人與己。一些兒男，爲賭博每每的多出命案，陰間刑纜制得這般森嚴。六殿刑一時間難以盡看到，七殿我與你漫漫細談。光燦隨鬼卒來到七殿，見有的在砍腦髓，有的在割耳根。那鬼說道：「砍腦頂，割耳根，不爲別件，爲的是愛聽那婦人之言。」他父母說那樣，若未聽見婦人家說一句如聖旨傳，就叫他倒尿桶，他都去幹。似這種沒腦髓耳軟如綿，因纜把他腦頂用斧斫爛，兩個耳都割脫斷，不姑寬。七殿刑罰猶未看完，來在八殿，見有碎剛的，有開腸破肚的，有砍手砍腳的，極多。那鬼說：「八殿刑實在多難以盡嘆，都皆是處治的不孝兒男。」那旁裡又套去罪犯一串，看他到九殿，上怎麼團圓。來在九殿，光燦見綁一人，惡鬼將舌頭鉤出，又見一人，惡鬼拿蛇入嘴，放進鬼說：「這兩人的舌頭好似利箭，無說有有說無殺人無厭，或時說某家女跟人趕漢，或時說某家婦他偷長年，再不然逢著人講事就訕尖腦老燒火老混名亂安。」

人有事他與你兩邊說爛，因此上鉤他舌，拏蛇嘴闌本待把九殿到再說。再看怕的是過十天你難回還，隨我到轉輪殿，放你同轉，有老婆在賣菜，切莫要餐。來在十殿，甚是熱鬧，有穿靴帶頂的，有衣冠平常的，有拖衣落食的，有披六畜皮者，種種不一。又見一牌上寫爲人容易做人難，再要爲人恐更難，欲生福地無難處，口與心齊卻不難。那鬼說道：「此乃是轉輪車，隨著他轉轉，出口就到了你的家園，謹記著十殿刑刻板出勸勸轉人，你或可免些罪愆。」光燦扒倒車輪一轉，不覺一驚，口卽能言，眼猶未開。他父聽得都有韻腳，速請人寫起。那時看有數千人，他醒時右手斷了，已拍不起刀痕，尙在光燦藏蓋此手痛不可當，拏出勸人手，又不痛。光燦無奈，只得四處曉諭，將手示眾，不敢停留。如此案看來，這報就活顯，砍手又拏到陰間刑罰，鬼卒都引看，還陽一二記得全，刻板四處親來勸，個個總要存心田。

文王現報

你們講聽這又說一個不安父母的凡人惹禍告狀弟兄不和妯娌不睦不安父母心固是大罪但家庭中言語細故父母身邊的事一天至少總有幾件或有心觸犯或無心違悖父母心上不安都是大罪這有一案他犯的罪過都是我們在家常有的事易犯的事你們請聽仁壽縣黃龍溪場上有個李文玉頗有家財他胞兄開槽坊折本他父親就是文玉一人供養這也算是孝道就是性情不好在父母前全不體貼兼之一人獨養臉上常有德色口中盡是功勞所以惡言惡語凡是他父母行爲毫不依順他父母將就過日自古道忤逆還生忤逆兒偏有報應他一個孩兒叫李貴保十七八歲鬪口回舌活像他一巴掌拍下來的一日文玉的父生期場上老輩來家拜賀文玉叫貴保安排棹幾次不耳文玉生氣說雷打下他兒就癱起來說你老人家開恁大的訛哪雷要打先從你打起文玉說我甚麼該雷打貴保說我要與你說幾盤出來麼文玉說你就講貴保說你怕我講不出來嗎宣叫眾家莫忙坐都請靜聽莫說我講家醜父子無情我是兒我自然該當承順你有親你就該體其良心自從我大伯伯生意折本你纔叫爹與婆來把你跟這幾年你就像有理百姓爹與婆活是你下屬之人有個事問十句不愛答應說句話動不動黑臉掀唇爹與婆做的事都說不稱只落得吃碗飯何嘗安心文玉說你說這些空話做甚麼你爹爹與婆我一人供奉那些還不安心貴保說管他就說幾件事眾位老輩聽看安心不安心宣那一回大伯伯來借板凳我婆婆想留他吃飯回程看見你黑起面怕你發性悄悄的含眼淚送出後門眾位說一頓飯這般要緊我婆婆到午來飯不願吞那有高年的叔祖說文玉你哥哥窮了一頓飯都討不得吃你母親心上何安難怪你兒子說你文玉使氣說算我錯好兒貴保說好兒哪還有哩那一回三舅公來看婆病爹

爹說老弟兄素不到門，提起壺來打酒，你不應允，說著他愛留客，怎樣看承我爹，爹冷板凳陪他一陣，莫奈何，燒紅茗把他待承。文玉說：那是你三舅公，不會吃酒嗎？貴保說：不吃燒酒，論酒量，二十杯寬寬剩剩，你爲何恨留客做作老親？他叔祖說：文玉又不是了，父母喜歡的客，只怕留不住，更要豐厚些，等父母生歡喜心，纔是道理。況是你個母舅，叫父母心裏如何過得？文玉埋頭說：算我錯，好兒哪？貴保說：還有哩，那一回二姑娘來報喜信，婆婆說去送禮物太輕，纔叫你買雞子添個禮信，你就叫他愛女不顧兒孫，我婆婆爲這事，惹起心病，到於今一提起，眼淚淋淋。他叔祖說：這事你母親，那回到我家對我老婦人都說過的哩。文玉姊妹連肝胆人家姐妹嫁出去，窮了父母，最痛不過的兒子，還要供給衣食，使父母安心，況是喜事，一個雞子，值幾何？等你母親，惠氣難怪你兒子說你。文玉說是又算我錯，儘你說些做麼子？貴保說：還有哩，那一回董大娘來家借秤，我婆

婆恨他身穿一層施一件破衣裳，與他穿定，你估住脫下來，你母親他叔祖說：這是好事，人家還怕父母捨不得施濟，你估住脫下來，你母親臉上如何過得？文玉惠氣大聲說：你還有說的，沒得貴保說，還有哩，對門的楊大娘，他會打餅，去年間辦年貨，接他過門，他一見我婆婆，十分恭敬，我婆婆也愛他，規矩至誠，臨行時，婆叫媽乾盤安頓大米花，取兩斗送他同程，你把嘴敲一下，媽就不肯。文玉過不得，他就冒火說：你這鬼崽，親自看見我敲嘴的，貴保說：我在那壁縫縫看得分明，他叔祖說：敬人者人恆敬之，人家恭敬你娘，你娘也恭敬他，正是你當恭敬的人，連那些微禮節，都不替娘想嗎？文玉說：我的老子，你該也沒得說的了。貴保說：還有哩，那一回爲做會吃酒高興，你醉了，在席上，抓剗打人在會人，第二天要講理信，是爹爹茶館去磕頭，邀情回來時，你倒轉埋怨一陣，我那同埋怨，你說那昏老的無故丟人，他叔祖說：這就大不是了，凡爲兒子在家出門，不要

酒不惹禍，纔得父母落心，你撞禍，你父親與人磕頭，就是你不孝，你倒轉埋怨他，這事你就沒得人氣了。文玉越發難過，說：「又算我錯麼？」小老子你該沒得說得了。貴保說：「偏還有說的。」那一回請幫工去把掉淨，爹爹說叫我媽安排動輦，到晚來七個人端起酒等，你纔把肉罐罐提進房門。文玉又不過意，低聲說：「那娃兒說出那一到箍的話來。」眾老人若不信，還有見證他與妹拈一個瘦肉丁丁，你說那老爹爹愛講禮信，請幫工有飯吃，天大人情，今夜晚不擺肉，看他會悻，要叫他老臉皮過不得，經若不信，請爹爹出來對問，倘若有一句假，都不是人。他叔祖說：「這樣說來，你絕沒有順承，這也難怪。」他說：「文玉說你老人家莫信他的，又向貴保說算我怕你去擺酒，老實說就概是我錯嗎？」貴保說：「管他就說爺爺的錯，請問各位在家，爹娘有錯，是如何待承？」眾客說：「輕言緩語和顏悅色的勸，如其不聽，託請父母相好的人勸，若都不聽，兒子背地哭泣，自己責備父母，自然感動了貴保。」說：「我老人家看說句好話，沒有那一回推車的門外使性，我爹爹拿拐杖打他上身，那車夫就要騙柴門外滾，認他的養傷錢二百有零，眾位想二百錢有甚要緊，他把爹吵半天不敢回聲。」好嗎？你讓我些嗎？我到的不是你個老子嗎？說你的糊鍋巴也多得儘，爲甚麼責備我自不思存有罐罐有銚銚生成一定未必你栽臭草望長人參，那眾客都笑起來說：「好，只說那些。」我們坐席罷，那文玉坐在門限上，滿面通紅，不覺傷心縮鼻，打孔哭起來了。說鬼崽他說話句句加釘，釘椿椿問向我，惹得死人這一陣我的臉被他掃盡，要鑽孔入地下，沒有坑坑幼小時教讀書說沒記性，是我的餛豆腐，偏記得緊，他說的那些人，個個肯信估眼睛，撿背骨好不過經，這纔是李文玉活眼報應，屋簷水點點滴不差毫分，勸眾位有兒子先要孝順，莫像我滅了口忍氣吞聲。眾位勸一陣席罷，各散，隔幾天永安橋邊聚會，有人來場上講。

要論文王夢周將軍鎖至老官廟責他不孝雖是一人獨養心中輕薄父母發付爬心地獄其子貴保是文王的報應但揚親之過全不思諱滅其陽壽數盡之日勾入地獄從重議罪不數日文王暴死其子二十一歲夭亡僅遺一孫你們想那些事都是我們家中常有的我們兒子媳婦易犯的急宜猛省快快回頭纔好

水淹達昌

四川省夔州府開縣一人姓余名達昌父早喪母甘氏自幼撫養成人家屋淡泊略有幾十串錢可度衣食怎奈達昌不習正業每每不孝母親日嫖夜賭不數年間幾十串錢盡行銷化衣食難度其母紡花與人洗衣度日每自菜羹充餓口積牙屯纔積得線子四斤半裝入箱內放定誰知一日達昌在外賭錢輸了無錢開消心想無處亂計只有我母箱藏線子四斤半如何得出今夜三更時候穿孔折壁將箱子拖出打開取出線子賣錢一千八百以好開消賭賬是夜果然如此行竊他母睡到二天起來一看不見箱子四路找尋走至門外看見箱子打開一看無有線子只說賊盜偷去這樣貧窮如何得了不覺心傷轉來跪在灶前慟哭起來宣跪灶前不由我珠淚汪汪想起我余甘氏好不淒涼十六歲過余門四德常講二十歲生一子名叫達昌夫妻們有了子常常快暢苦撫養教訓他要學正行又誰知我的夫時乖命喪三十歲染一疾病入膏肓伴牙床侍湯藥親自遞上祈神聖悔罪過各廟燒香藥不效神不靈無有方想三日病我的夫遂夢黃梁臨終時我的夫細對我講倘死後叫爲妻切莫荒唐吩咐我三件事總記心上第一件我老母要妻孝養第二件我的妻苦守節孀第三件我的兒慈良教養因此上遵夫言至死不忘我的兒自夫死孝順不講教訓他務正業惡言抵擋又嫖賭又殺牛喪盡天良不幾年我家屋被他浪蕩只落得紡棉花又洗衣裳日洗衣夜紡棉苦楚不講可憐我八

宣讀集要 卷三
十歲一個老娘餓無食寒無衣不像人樣每日裡餓得我戰戰康康牙齒上損出了線幾十兩湊起來異日後安葬老娘昨夜晚遇賊盜入了庄上四斤半好線子偷去慘傷這線子好似我命根一樣這賊盜偷了去如何下場灶神爺你定要將賊報償聽人家每講你靈驗非常若不是我老母無人供養我情願短路死命見閻王白甘氏哭了一場並不知線子是他兒子偷去了只得天天啼哭咒罵不了你看如今的天報應甚速第三天他兒達昌與人又殺一隻牛將纜破開肚臍他就把個牛肚子拏下河去洗他叫夥計趕忙燒火辦起作料我就洗打回來誰知惡貫滿盈天理難容走至河邊一石頭上把牛肚子纜洗兩下兩手一鬆牛肚向外一浮達昌伸手一抓兩腳一虛一倒栽栽下水去就淹死了誰知灶神遣命一羣惡鬼將他打下水去夥計叫張黃毛把火燒起鍋已洗了作料辦起怎不見拏牛肚子回來張黃毛走至河邊一看只見河坎鞋子一雙浮起牛肚子一個張黃毛看此情形必然淹死無疑忙轉回來誰知殺牛之人惡有惡報黃毛灶內起火將他房屋一火而焚家業盡行燒完張黃毛哭哭啼啼走至余達昌家下與他母親報信說出達昌淹死他家屋盡被火焚說了一番甘氏聽得此言前日失盜還在啼哭兒又淹死陡然倒在地下氣死轉來哭道宣聽一言不由我哭聲大放想起我余甘氏好不淒涼不幸得我的夫早把命喪高堂上我還有八十老娘生一子名達昌不學正項他性情是一個忤逆兒郎我先說百年後有子送葬誰知他水淹死沒得下場守節操到六十孤魂同傍天老爺磨煉我爲的那樁莫不是我前生曾把德喪少修積纔使我這班下場又無子又無夫病多身上又貧寒又孤寡苦楚難當日傭工夜做活都還不講賊又偷兒又死怎樣下場我婆婆八十歲尙缺奉養怕的是不久日命見閻王講甘氏哭了一陣不覺昏倒在地見一黑漢身穿金甲說道余甘氏休要啼哭吾神灶君前來指

宣讀身要 卷三
點於你前日賊盜偷去線子並非別人乃是你子達昌不務正業不盡孝道吾神譴責死墮地獄吾神早奏上帝念你苦守節操善事老母節孝兩全候你功行圓滿接上天宮登節孝神位玉皇賜你金銀一百現在灶後石板底下拏與你奉養老母勞勞繁記吾神去也甘氏暈死轉來纔知線子是他兒子都是神譴淹死也就不哭了又在灶後取開石板果得金銀一百至此以後衣食用度頗豐老母高壽九十八歲無疾而終甘氏高壽九十四歲臨死之時左右鄰舍聽得笙簫鼓樂聲音上登天堂從這案看來天之報應賞善罰惡絲毫不爽

王經怨妻

昔有一人名王經親生之母死了那時王經纔得三四歲父娶晚母將他撫養成人不料他父死了丟下晚母在堂王經成立娶妻邱氏不賢王經聽信妻言屢次不孝將晚母當作路人每日咒罵又罵百般凌辱十餘年未喊晚母一聲媽媽凡有飲食同妻子兒女私煮私吃不令晚母得知妻室兒女衣食穿得華美晚母衣褲破爛凍餓得面瘦皮黃實難過日又不敢說只得在房中埋怨丈夫悄悄哭啼道宣老頭子你討我只說到老誰知道你死了便無下稍丟爲妻孤且單怎樣得了你兒媳見了我怒罵不饒要挑水要推磨要扯猪草衣無穿飯無吃凍餓難熬我當初苦守節何等不好悔不該嫁過來沒得下稍夫何不接我去冥府坐到免得在人世上受盡煎熬講後母朝夕啼哭難道沒有神知堂前有香火神家宅有土地神廚房中有灶神房中有屋漏神階前屋簷童子神虛空有過往神人身上又有三尸神晚母口雖不言心中常常怨恨望眾神靈早加報應王經之父他在陰司得知此事即到本縣城隍告狀又訴於閻君城隍閻君大怒命隨鬼隨著王經父親的陰魂到他家中大顯報應他長子十二歲陡然吐血而不上三天老二纔九歲也吐血而死妻子邱氏生大麻風

宣講集要 卷三
又得氣脹病，不上兩年，爛骨節，爆肚子而死。王經害眼睛，兩目皆瞎，疼痛不止，痛了半年，受苦不過，不覺放聲大哭一場。宣獨一人坐家庭，珠淚汪汪。一想起我於今好不淒涼，大兒子十二歲，他把命喪，不幾天又死我九歲兒郎，兩個兒年輕輕正好在長，爲甚麼齊吐血，個個都亡。邱氏妻生麻風，又病氣脹，不一年骨節爛，爆肚而亡，死了兒，又死妻，都還不講，爲甚麼又瞎我眼睛，一雙肚子餓，想吃飯無人遞，上口渴時想喝茶，又不得嘗，解小便無人牽，痾在褲上，出大便無人牽，不得下場，莫奈何摸上去，是不穩當，有一回失了腳，跌在糞缸，想起我這苦情，實在難講，比那些坐牢的更加慘傷。老天爺報應我爲的那樣，自思想我無有害人心腸，想先年待父母，我也孝養，我只有待後娘做事不良，每把他不當人，又罵又嚷，十幾年未喊他一聲，媽，娘好飲食，自己吃不把他養，到冬天又刻薄，晚母衣裳缺了飯，他餓得實在難講，無衣穿，他冷得戰戰兢兢，把從前做的事，心中一想，我王經實不如烏鴉，羔羊，那烏鴉他知道反哺，奉養那羔羊，他跪乳也知孝娘，我王經披人皮，枉在世上，爲甚麼順妻子，不認高堂，這都是耳朵軟，聽妻亂講，到於今，我只得悔斷肝腸，在先年，我只想妻言穩當，那知道竟害我沒得下場，我今日苦不過，把你怨，罵一聲，邱氏婦，害人婆娘，你不學賢德婦，勸夫孝養，偏唆我孝順人，不認高堂，無怪你生麻瘋，爛得不像，無怪你爆肚子，死得慘傷，我不願賤婦人，受甚刑杖，只願你拔舌根，割心抽腸，到於今，悔不轉，錯把當上，我只得訴罪過，禱告上蒼，我情願痛心，改不學舊樣，望天爺保佑我眼目復光，勸世人孝後娘，莫學我樣，怕的是受惡報，難見閻王。王經痛哭悔過，本出真心，怎奈惡貫已滿，悔悟遲了，哭畢之時，忽然倒在地，下見他的父，活捉到陰司，受那一切刑法，將他拋刀山下，油鍋，空眼抽腸，一家死絕，家業田地，歸於後娘執掌，高壽百年而終，家業歸於祠堂，以作祖宗祭祀，你看王經受此惡報，豈不畏哉，世上有不

宣讀集要 卷三
孝晚母者當細思之

逆媳斫手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理民府新出一案，在大醫場洞子口，有一逆婦，係羅耀先之妻，譚氏，素不孝敬婆婆，事也多端，一言難盡。但說那一日，他婆婆陳氏，思想肉吃，叫耀先上街稱肉二斤回家。譚氏也不煮來奉婆，遂私自炖起吃了。婆婆全然不知，又向耀先說道：「兒呀，可憐娘這幾日想吃油暈，緣何與你說了，你都不稱點肉回家來吃？」耀先答道：「昨場兒已稱肉二斤歸家，莫非你媳婦忘卻？」未與娘炖麼？耀先遂問其妻，妻反強辯說：「娘已經吃了。」耀先素知其妻忤逆，欲要罵他，苦無考驗，只得又上街稱肉二斤，叫妻炖湯奉母。譚氏媳也不動身，耀先只得自己辦起奉母。譚氏反大怒道：「昨場那老賊婆，纔吃了肉，今天又要吃肉，遂將肉撥在灶前灰內，耀先看妻譚氏凶惡更甚，耀先見妻如此凶惡，只得忍氣吞聲，暗思成疾，於是年八月初五日，病體越發沉重，自料不久人世，想他一死不打緊，兒方二歲，父母年高，妻又不孝，想到於此情景，不免喚妻子來在病床，囑咐一番道：「宣羅耀先起病，牀淚流滿面，稱一聲我的妻，細聽夫言。」譚氏說：「你有那話說好的時候，又不談緣何病到危急，你才談呢？」為夫的吩咐你不為別件，為的是高堂上一位老年，嗚呼！你為的是婆婆未必我那陣把他待薄了不成嗎？妻待娘你莫說無有罪犯，為甚麼稱肉回不奉娘餐，那不是我未卒與他吃，是他吃了不認賬嗎？第二回是為夫親眼得見，叫炖肉不動身，走在一邊，夫當時只得去親身恭辦，你反轉在一旁發氣連天，炖熟時只說是娘得吃點，竟被你潑之在灶門灰前，非是我下得毒手，怕他吃了又不認賬。譚氏妻你做事實在大胆，全不念是為夫生身老年，好道是你娘又不是我的娘，我在時你都是這般亂幹，若死後我老娘死你腳躄，那也怕論不得聽這話，激得我七竅火鑽，譚氏妻怕不怕頭上青天。」

老爺怕管不得這多，你休說天老爺不把你管，怕的是報應到，悔也枉然。又未見報，自古來忤逆報有，近有遠，或雷擊或火燒，或是刀懸，你莫咒我。我到無報應，那有此年紀，輕輕看倒就要死了，那纔是現報應。我這病都爲你不孝起見，我死去閻君前細說根原，只見活人告狀，那見死鬼訴冤。從今後羅耀先不把妻管，但難舍兩歲多一個兒男，轉回來看嬌兒肝腸欲斷。阿呀兒呀，怕的是我父子分離眼前，父死後你的娘心腸一變，你年少婆年老苦更難言。雖說是有穀田六十餘石，又誰人與婆孫經營田原。想到此羅耀先情更淒慘，你叫我身死後怎能心甘。這一陣哭得我天昏地暗，又只見無常爺來在面前。羅耀先言語未畢，遂瞑目而逝。譚氏見他丈夫已死，安葬過後七七未滿，便欲再嫁。他婆婆說道：媳婦呀，你看爲娘年高老邁，你兒二歲未滿，你若嫁時，誰來經營家務？不若候你兒六歲，滿了輕輕曉點事務，再嫁未遲。譚氏因他婆婆阻住，不許他嫁，遂懷恨在心。暗將他衣物首飾私搬回娘家。至次年正月初三日，又回娘家要了幾天，初七日方歸。同時反誣婆婆，將他衣物首飾偷去，辱罵不休。婆婆受此冤枉，言語難受，只得在灶君面前焚香案，以訴冤情。宣有陳氏跪灶前，細把話稟。灶王爺聽民婦訴這冤情，自幼二爺娘字與羅姓，夫名叫羅後喜，號曰啟禎，生一子羅耀先，頗知孝順。娶的妻譚氏，女不會爲人。每在我娘面前傲情傲性，做的事也甚多。一言難明，那年子兒稱肉欲把我敬被媳婦私吃了，不掣我吞兒，知道其中的忤逆情景，因此上憂成病，一命歸陰。我的兒，他一死到不打緊，丟娘在人世上孤苦丁零，七未滿我媳婦要嫁外姓，可憐我一孫兒未滿三春。那時節是老身阻住不肯留他在我家中，再住幾春，誰知道我媳婦心中懷忿，他暗裡又生了別樣歹心，是衣物合首飾包袱裹定，掣回在娘家去反誣老身。天天咒情景做盡，我聽得在家中頭不敢伸人說，是灶主爺甚是靈應，緣何的不知道其中事。

情因此上焚香案祝告司命、望菩薩來鑒察大顯威靈。陳氏訴畢，各自進房睡了。次日他媳婦猶在咒罵不休。陳氏無奈，又只得焚香告天盟誓，道：如爲婆竊媳婦的衣物首飾等件，神靈鑒察，斷我的手。譚氏聽得反應，道：怕會斷手，誰知忤逆情性，觸怒上蒼。是夜譚氏解衣去睡，左手忽被神刀所砍，落在踏凳上。譚氏喊叫，驚動他婆婆來看，速命人通知譚姓。譚姓家中反來數十餘人，說是他婆婆持刀砍了的，欲報官。又說果是神譚，欲腳我就肯信。忽然譚氏大叫一聲說：神又砍了左腳，疼痛難忍。娘家人齊看見譚氏左腳，遇圍顏色如紅線纏了一般。彼時譚氏對他娘家人等說道：不要亂說，是我不孝，婆婆所致。還要祈婆婆替我悔罪，方免於死。於是方中人聞之，每天有數千人來看譚氏，覆被斷手痛不可言。拏與人看，手乃不痛。譚氏受此顯報，只得天天哭啼，勸世道。宣譚氏女受神刀疼痛難忍，暖明想起我做的事，追悔不及。眾人們休隨嚷，側耳細聽。聽我講受神刀一段事情，皆因我在娘家少了教訓，恃嬌養父母前常使性情。及後來嫁婆家由我一性，每日裡放潑，蠱脅制夫君。高堂上二公婆全不知敬說，是他只生夫未生我身，教訓我不聽說，反轉使性。有一食自私，吃不奉雙親。那年子夫稱肉要把婆敬，我私自炖吃了，不令知聞。夫彼時知道了，來把我問，我反說婆吃了自昧良心。夫不問，又稱肉拏與我炖，我反轉走一邊，全不動身。夫炖起我見得心中懷忿，搥過來潑之在灶前灰坑。那時節，激得夫雙腳齊蹬，因此夫憂成病，就把命傾。夫死後，我的心起得不正，七未滿我就要改嫁出門。我婆婆知道了，他纔不肯阻住我。我心中懷恨不平，是衣物合首飾包袱捆定送回在娘家去，反誣婆身。每日裡將婆婆辱罵一陣，婆有口他也是數之不清。婆無奈焚香案祝告神聖，若偷竊媳婦衣砍斷手筋，我聽見在一旁反轉答應。誰知道觸怒了虛空神靈，昨夜晚點起燈歇房去睡，忽然間我的身胆寒心驚，不一時就好像人事不醒。黑

宣講身要 卷三
向神執剛刀，斷我手筋，醒來時我左膀疼痛得很。我當時把婆婆喊了幾聲，婆婆進房見我手落在榻，竊檢起看嚇得個魂散魄驚，連命人在娘家忙去報信。娘屋人又反要誣我婆身，來得有數十人要講人命，議論起報到官去把冤伸。又有說果是真，再斫腳脛。若不然，這都是妾起毒心，又誰知虛空神若耳親聽，不一時又將我左腳斫進，痛得我五臟疼，要到幽冥，又急喊娘家人看了一陣，他方知是神刀，錯怪婆身。週圍裡刀印子盡是血，浸血未脫，好似那紅線一根。此時節娘家人不敢談論，都哀求我婆婆施個慈悲。婆當時他見了心中不忍，焚香案，訴大神滅這冥刑。這時候我腳手痛稍輕損，又要我拏手出去勸世人。我心想怕人笑將手藏定，那手腳痛得我如刀割心，纔無奈拏這手對眾告稟。那刀痕也覺得不見痛疼，惟願得眾人們各加猛省，莫學我譚氏女這樣爲人。凡有妻回家去務要教訓早晚間事，公婆須要殷勤，婦人們親見的也要傳諭勸轉人，你便有莫大功勳，但是我譚氏女口遲言鈍，所說的惟要得謹記在心。譚氏說畢，四處曉諭，從此以後，譚氏回心，孝敬公婆，手足方愈。於是理民府宣講人等，又將此斷手拏至各場市鎮，勸化人人畏服，不信報應者，可不以此爲戒哉。

惡媳變牛

大眾須當要聽勸，人生總以孝爲先。眼前有個逆媳婦，報應極森又極嚴。此婦係揚州興化縣鍾氏女，嫁到余家，公公早亡，不兩年丈夫余光顯又死，所生一子乳名丁元，只有張氏婆婆在堂，年已六十，每將惡言亂罵，反要婆婆來服侍於他。有人傳出此等惡習，遂將鍾氏所爲的事作歌一篇，眾人們且聽我道來：宣三餐茶飯要婆辦，又要與他洗衣衫，辦菜或嫌鹹與淡，衣不潔淨不愛穿，銀錢鹽米是他管，好酒好肉母子餐。婆在一旁光眼看，每頓吃飯在一邊，母子吃完忙收碗，喂豬還要種菜園。他日姨娘將

宣講集要 卷三
他看鍾氏接著心喜歡，二人當時把話談，要約鍾氏把戲觀。鍾氏聽得心甚願，卽忙收拾進房前，打扮一身多妖艷。戴是戴來穿是穿，頭上戴個假簪簪。金花銀花插兩邊，縐紬衫子穿一件。巴圖魯鑲大花邊，朱紅衣到實體面。挂牌面鏡帶胸前，打籠褲腳牽金線。高底鞋兒腳下穿，妖艷形容實可厭。打扮收拾出房前，盼附婆婆把茶辦。款待姨娘出廟前，誰知老年手腳漫。鍾氏等得不耐煩，惡聲就將婆婆怨。指天畫地罵不堪，使氣搗米四合半。交與婆婆吃兩天，可憐喂貓又喂犬。怎麼能夠兩日餐，一切物件都鎖管。灶上只留一點鹽，罵得婆婆鼓起眼。嘻嘻打笑出門前，自此時鍾氏出門去了。婆婆想起媳婦，待他這般情節，罵他這般言語，不覺傷心痛哭。豈有張氏坐門前，一聲悲怨思想起。這逆婦好不心酸，十七歲過我家披肝裂胆。我兩老受奔波苦積銀錢，積起錢只說是防個後段。到老來有吃穿，尚借百年二十上生一子，名叫光顯。可憐我撫養他費盡艱難，我的兒年二十夫把病染，誰料得夫命盡竟歸九泉。過此後有親戚他把我勸，勸我去改嫁莫悞青年，固守住我的兒一個不願。我只望兒長大送老歸山，守我兒受盡了千般磨難。一隻腳在打站，甚是艱難。兒長大纔與他結門婚眷，娶鍾氏望他來養我暮年。我的兒他平日有點孝念，這鍾氏狗賤人自來不賢。又幸得娶他來上天顧念，生下了一孫子乳名丁元。媳婦惡我兒在他還不敢，不幸得兒一病遂喪黃泉。我的兒你到死一概不管丟下了，爲娘的好不作難。你媳婦他嫌我好不大胆，將爲娘來作賤如同欺天。服侍他他反要說長道短，洗衣裳種小菜恰像長年。可憐我累壞了還說我漫，他罵娘老犢牛好不慘然。兒呀這般樣受苦楚娘實不願，何不來接我去同到陰間。我的兒你看娘復不傷慘，我無奈也只得口叫蒼天。張氏哭了一陣，獨自一人坐在門前，怨氣冲天。觸動了觀音菩薩，當時變一和尚，下凡來了。宣菩薩當時來變化，變一和尚來化緣。左鄰右舍他不

喊獨向張氏喊結緣，要化米來不要飯。張氏開言淚漣漣，媳婦打米四合半。吩咐還要吃兩天，你若拏去我餓飯。活活會把老命捐，菩薩變一化緣和尚。要求張氏結緣，張氏說道：我那忤逆媳婦，只攜得這點米，還要叫我吃兩天。倘若拏與你去，難道老身餓死不成。和尚當時言道：宣我今手取衣一件，雖然是小青布衫，拏來與你把米換。穿起此衣可延年。張氏接著衣衫看，和尚拏米出門前。一出門去就不見，不知形影在那邊。張氏心中暗打算，莫非時纔遇神仙。正在猜疑自嗟歎，鍾氏逆婦將回還。菩薩暗中將他譴，中路去把鍾氏攔。忽然心驚又胆戰，頭昏眼花作冷寒。和尚拏衣換米，當時去了。不料那逆婦已自歸來，恰似那鬼摩了腦髓。不由他作了樣子，遂向婆婆說道：宣走進門來就呻喚，一身四體不安然。吩咐婆婆去煮飯，張氏聞言心胆寒。當時忙把話改變，時纔和尙來化緣。他說這有衣一件，穿起却病又延年。想你平日多病患，將米換來與你穿。惟願穿起無災患，耽心怕你病來纏。逆婦聽得此言，拏起此衣一比不長不短。恰自合身披在身上，不覺就緊了。渾身長出毛來，頭上宛然兩角。跪在婆婆面前，雙目垂淚。眾人來看，不禁哭哭啼啼。說道：宣眾位齊來把我看。聽我逆婦說的端，不該將婆來作賤。是我不孝大罪愆，罵婆犢牛將牛變。悔斷肝腸是枉然，神罰我來將世勸。把我當作榜樣看，世間婦女聽我勸。公婆第一孝爲先，看我於今悔不轉。萬劫不能把身翻，勸畢遂不能言。於是這近傳聞，觀者如堵。四鄰無不悚然，示眾三日不食而死。世上逆婦，急宜痛戒。

竈君顯化

丁未年三月初一日，竈君顯應一人，名叫李名太，定邑廖家灣人。賣貨營生，造過甚多。庚子歲，神聖顯化，始回心向善，樂從宣講，願送善書，頗有誠心。至去歲被舊日淫朋引動，復又犯戒。迄今三月初一夜，忽聞呼道聲。

自遠而來，眾驚異，傾耳聽之。呼至李名太家，不聞其聲，只見陰風飄飄，上半刻，李名太遂忽臉青面黑，形如癡呆。如有人扯起往灶前跪下，少頃兩手架背後，如索捆一般，又扯頭往灶門內一闖，眾人駭忙，急速抱住，力扯不出，知是灶君譴責，卽焚香替伊悔過。方纔拔起，坐定，便說：「吾乃灶君是也。眾人見是灶君，卽喊點燈焚香燒紙，又說四語：性朗何須燃燭，心誠卽是焚香。雖曰語只兩句，勝過燒紙萬張。四語說畢，卽命取紙筆來寫。眾等取齊紙筆，灶君便責李名太曰：「宣吾神開言，將爾教爾當從頭聽根苗，非是吾神顯報應，皆因違犯過多條。你有五罪可知曉：條條犯的俱難饒。今夜畧將爾過表傳與眾人仔細瞧。第一父母不盡孝，生平未曾報劬勞。雖爾雙親亡故早，爲何不去把香燒。第二弟兄各居了，全然不念是同胞。第三妻子不訓教，由他每日啼嘈嘈。因此全不盡妻道，頭懶梳洗腳懶包。輕賤爾身卽可惱，爲甚把吾當蓬蒿。身未潔淨，灶前跑穢污，柴草向吾擲。手不潔淨，灶前洗，每次對吾把腳敲，敢擊鰍鱧鍋內鈔灰塵，堆積灶門高。鞋襪放在灶門烤，小兒尿尿向灶朝，燒火不燃，罵災灶，胆敢還把五穀拋。李名太陰魂稟道：小民非不教訓，怎奈婦女不聽教，雖是婦女不聽教，罪有一半在汝曹。第四與人把狀告，結下冤仇，怎開交。李名太陰魂稟道：那狀是家族告的小民，全不知道，你說告狀不知道，怎不將理論一遭，爲甚把名都放了。罪過就從這裡招。第五將牌打緊要，兼又頑棋過終朝。李名太陰魂稟道：下民原不願打牌，下棋，怎奈相好朋友，個個要來邀起我去。的縱是別人將你絞，也要你肯入圈牢。且把淫惡都犯了，貨物不真價，抬高。李名太陰魂稟道：是人又不識好學，真貨他肯出價，怎麼賺得錢，倒下民賣假貨，都是無奈何。雖然貨真價錢少，豈可逆理把財交。五罪昭然，誰不曉，止你不知那分交，受戒就該要守，倒緣何過後又犯條，不看祖宗陰德好，早把你命來勾消。從今改過要趁早，不然有命定難逃。發書之年。」

願未了，白李名太先年曾領書二挑去新甯梁山兩縣布送人，因見兩縣人心樂從宣講，感應甚大，遂發願將縣中善書再往他縣布送三年，爲何竟把

聖諭 拋去歲瘧疾將的找，今春腳又被火燒，任你採藥都不好，豈知暗地罰爾

曹莫說

聖諭 無功效，功效惟有

聖諭 高兩腳應當百日好，姑念發書纔恕饒，本富將爾命不保，可惜前頭那功勞，若是把你放鬆了，又說報應不昭昭，只得將爾來點報發跪七日纔開消，又念眾人來討保，喊叫三日莫辭勞，家家門前要走到，方保後來有下稍，李名太陰魂又稟道，要下民家家去講，怎奈家務忙，活難道，連妻子都不顧了，非是教你全不要，除此焉能把罪消，乞丐之人不過了，你總未受那煎熬，吾今權佑你腳好，要往新梁走一遭，更要傳與世人曉，莫把

聖諭 當草芽想這

聖諭 功不小，提起不禁淚嚎陶，只因凡民心不好，玉皇惱怒上冲霄，一心要

把民收了，不留惡類在人曹，全靠諸神把命保，到處顯化不辭勞，纔與

聖諭 把民教，改換世人心，一條降像走陰將，人告使立規約對神燒，起先凡民都還好，講者專心聽，不嘈也會勸轉多，合少只說不敢要，橫刁誰知有些反了道，罰跪諸神在天曹，因復帶罪把民教，重指民間路，後條第一爲人要忠孝，第二莫賭更莫嫖，貧人固要安分好，勤扒苦掙莫畏勞，男耕女織是正道，工匠守藝莫好高，縱爲小賈將錢找，也要公平把財交，切忌不可爲娼盜，犯此兩事罪不饒，貧民如果依此教，皇天自不昧汝曹，富者猶當存厚道，賑濟提携事兩條，修橋補路不待表，多刻善書把民教，切莫要橫逞榮耀，更莫刻酷將人搖，積些陰德兒孫好，免得後來把禍招，總要人人都盡道，方纔不把大疫遭，不然皇天必有報到頭，原不爽分毫，莫謂吾神

言虛渺愛管閒事把神勞原體上蒼將生好豈忍爾等誤犯條一切言語須體到眾人出錢把板雕要把

聖諭長訓誥大家同心有功勞倘若怠玩不興了天爺降罪莫能逃那時方悔事不好看你凡民怎開交如果盡不負吾教不枉吾神把心操

不孝真報

大清例載子孫於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者杖一百徒三年王法極其森嚴乃世間兒子媳婦偏有不養老的皆由父母不肯告狀受王法的少所以不孝的多不知陰網難逃死後斷不放過他的而今說個不養父母的惡報山西太原府韓城縣王家堡有一人姓王名芳桂邀車爲業妻柴氏割草賣夫妻拚家買得十五六石麥子地方所生二子長名應文媳錢氏次名應武媳張氏應文夫婦頗知孝義應武性情粗暴讀書四五年愛看淫書不信神明張氏亦悍惡不和家室遂將產業分開芳桂夫婦只提兩

石麥地作供給外有山場每年種楊芋添湊方能過活應文夫婦分家路隔甚遠兩年之後命運不好將地典了一半惟應武妻有私財相隔止一二里他父母自謀衣食應武全不存問不料三年有餘柴氏母親病故應武說有公項不肯出錢安葬芳桂賣麥子一石纔得安埋一月之後口糧盡淨應文給兩次米錢用完兩天未舉火芳桂餓不過了只得掣口袋來向應武家去借那小孫一見歡喜說爹爹來了張氏出來一看便黑起臉進去應武在房內讀書問是誰張氏說你家老不死的應武說來做什麼張氏說思自來吃飯的芳桂在外聽倒忙道應武我帶有口袋來借幾升麥子就走的應武也不出來隔壁道爲甚不向哥處借芳桂說已借兩次了張氏低聲說那個看見的應武便跟住大聲說那個看見的芳桂說應武你哥哥都不夠吃我餓了兩天你夫婦應酬後從今後再不來你們行孝積些德與兒孫也好應武說儘說一陣就不借嗎我麥子還生蟲哩芳桂

說借兩升生蟲的也要那小孫將口袋拏進去叫聲媽與爹爹呀應武說這口袋拏來恰好嫂嫂分家時多拏一個簸箕如今纔扯平了你老人家趁早向哥哥處借罷芳桂說口袋都不把我嗎好回去餓死算了走出大門那小孫扯住衣角說爹爹吃飯走我從你屋來吃飯走你在我屋來又不吃飯走芳桂說心肝兒還記得在我屋吃飯嗎張氏連忙到側門邊低聲罵道鬼兒子多事放手不芳桂說多謝你們的孝心出門去想起柴氏一死這般光景在路上痛哭起來嗚哭一聲老賢妻悲聲大放你丟我在後頭怎麼下場可憐我餓兩天無人看望兒媳們借兩升不通商量回家去關倒門餓死床上這光景又還有甚麼想場悔先年邀驛馬潼關道上泥一腳水一腳受盡風霜馬糞中不嫌臭與跟倒來往一心要與兒們掙個家囊過幾天不見兒在外思想帶黃糕買餅子又買紅糖回家來抱起兒便問痛癢出門時叫聲公痛入肝腸百般殷勤你望你快長無非是想後事來把老防娶張氏你的娘晝夜績紡纔與你打首飾又製衣裳爲父母縱然是沒得力量分授你夫妻們也有地方爲甚麼你到手全不管賬真乃是討菌子忘了樹樁借一升都不肯苦情空講把口袋反拏去過得心腸天地間爲兒子都是這樣誰肯願當父母養育兒郎問一聲雷神爺爲何不響也該要顯報應振個綱常看看的要籠屋沒得方想這一天再不吃命見閻王開了鎖進門來廚房一望灶神爺難道說不知端詳我的兒不信神硬不供養望菩薩早勾我免受淒涼莫奈何吃碗水卧倒床上哭一聲氣昏了命斷無常講王芳桂餓死驚動灶君即時奏上天堂旨下速拏王應武夫婦陰魂地府嚴究應武見閻君坐堂頭戴烏紗身穿紅袍只當是長官不知所犯何事閻君問到孽障不信神明餓死父親造化極惡今日到此有神無神應武說父今天纔在我家回去誰說就餓死了那位尊神曉得恁快話猶未畢只見閻君拍案大喝一聲將紅袍一拂霎時

宣講集要 卷三
變作青面獠牙，綠眼紅鬚，口似血盆，金冠閃閃，鼻端出火，耳後煙生，兩旁
差人變作牛頭馬面，惡鬼猙獰，披紅頭髮，穿虎皮靴，一聲叱喝，鐵叉鐵棍，
鐵錘鐵勾，銅剪夾，如笋子一般。王應武魂飛魄散，將頭鑽在地下，哭叫道：
「嗚喲！我信神明，哪張氏跪在左邊，早已嚇暈死了。執扇鬼將他扇活，提起
跪倒，面如土色，只是打顫。閻君怒曰：畜生忘親，昧本，永墮三途。今日先下
油鍋，命他父親坐於殿階上，又攝他哥嫂陽魂，坐於油鍋兩旁，看不孝子
受苦壹次。應武愛看戲書，快將油鍋苦楚，作成歌句，令他傳於陽世，放他
父與哥嫂還陽。應武該受油鍋一千五百劫，張氏該受油鍋一千三百劫。
過後，遍受地獄苦楚，罰變畜生。閻君退堂，惡鬼將他夫妻脫了衣裳，用石
稱竿上他夫婦啼哭不止。張氏說：「夫君你看那油鍋滾起，如何不去得快？」
想方纔好，應武哭說：「王爺們通個商量，原來那惡鬼說話，又羞人，又惱人，
他說好嗎？放下來商量嗎？誰知他就放下鍋去。」應武呵嚕嚕呵嚕嚕，死了。
幾回執扇鬼扇住，總不斷氣。實在苦慘，他父親哥嫂無不流淚。惡鬼說：「我
想通個商量，怕你不肯。」應武說：「嗚喲！是事都肯哪。」惡鬼說：「我想與你借兩
升麥子，你父有田地房屋，你都不肯，我們光懂懂的你，還肯。」應武說：「嗚喲！
二十石都肯囉。」惡鬼說：「你麥子生蟲了。」應武說：「嗚喲！沒有生蟲。」一連三次，
如法炮製，死去還魂，方纔提起。又將張氏放下去，張氏早已喪胆，哭說：「我
的娘，怎開交？」嗚喲！一聲死了。又扇活，實是難過。鬼說：「張氏，你到有個妙方，
只要一句話，就離脫了。」張氏說：「王爺們施恩，快教我。」惡鬼道：「你說鬼兒
子多事，放倒不，這就離脫了。」張氏說：「嗚喲！錯了，錯了。」張氏看見他雙子在
流淚，又叫道：「嫂嫂，怎麼開交？你怎麼看得過？」惡鬼說：「錢氏，你答應他，你說
那個看見的。」張氏說：「嗚喲！錯了，錯了。」也是三次，扇死還魂，提起他夫婦，又
冷，又執實是難過。惡鬼說：「大王叫應武作歌傳世，好放你父親哥嫂還陽，
你們苦楚日子還長呢。」應武聽得，咬破指頭寫道：「宣王應武在地獄自敘。」

果報這一陣不由我珠淚嚎啕，悔不該不信神，又不盡孝，餓死了我的父
罪無可逃，閻君爺罵了我一聲，喊叫鬼卒們，又下油鍋煎熬，下油鍋又
不是一齊下了，他把我綁稱竿，吊起多高，下油鍋先小炒，然後洗澡，洗澡
畢丟下去油鍋煎熬，怎麼樣小炒法，眾位聽倒，放稱竿炸了背，又來炸腰，
炸過前去炸後，又去炸腦，手與腳二十指，個個炸泡，翻轉來炸了腎，又炸
臉，臉週身上一件件都要炸焦，這樣的零碎炸，就叫小炒，這一陣痛得我
長聲哀號，又如何是洗澡，眾位聽道，我想起這刑罰，淚如雨飄，小炒畢將
我身盡行放了，放油鍋煮一下，急忙提高，停一陣，又放下連煮，十到這便
是洗澡法，痛苦一條，又怎麼煎熬法，聽我細表，把我身放鍋內，盡行炸焦，
這一陣催刑，扇只是扇倒，痛得我死不死，無路可逃，夫妻們受這苦，纔得
一到，還要受諸般刑，怎樣開消，勸世上男子，漢要盡孝道，莫學我餓死了
堂上年高，再勸你婦人們，要守婦道，公與婆，須當要奉養，勸勞，莫學我張
氏女，不念年老，把丈夫做成個忤逆兒，曹到於今，夫妻們同受惡報，這便
是真情說，並非邪妖，尊父親回陽去，切莫計較，兒已經受盡了，這樣煎嫩，
揩眼淚，叫哥哥，又叫嫂嫂，你看我夫妻們，怎樣開交，我的兒，纔五歲，要你
看照，回陽去，常體念兄弟同胞，這一篇油鍋文，緊緊記倒，勸世人，孝父母，
萬禍雪消，講王應文，是夜醒來，夫婦同夢，歌文血跡，朗然在目，大吃一驚，
天明，卽同到王家堡來，其父果死還魂，又到應武家，夫婦暴亡，其子在旁，
哭泣，隨卽安葬，四鄰爭來觀看，無不駭然，自此仍舊回家，應文夫婦盡孝，
撫養姪兒，此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事也，你們看王應武夫婦，只圖自己寬，
剩任他哥哥，鐙倒，就造出這大的罪孽來，眾位想，灶上滾油，蘸一點，手上
都痛得難過，那油鍋，如何去得，而今人都說，沒得地獄，何幸沒得，設若有
了，你如何當得起，奉勸世上，莫顧惜貧窮，盡力養父母，身纔好。

哭靈咒子

道光甲辰年，順慶岳池縣，岩鳳溝吳振已，自幼操習訟棍，因此成家。原配楊氏無子，復娶鄭氏，亦無嗣，又娶張氏。次年幸生一子，取名通友。前張氏生通友時，楊氏雙手捧接下地，如得活龍一般。通友生來靈跳，楊氏愈加愛重，惜乎溺愛不明，驕養慣了，長大懶讀詩書，背了先生日事嫖賭，書房欠下債賬。楊氏偷賣穀米，特地墊還父親一毫，不知通友幼醜，楊氏乃是姪女隨姑，過門來到，還賢淑，頗知孝敬。見丈夫日事嫖賭，屢勸不聽。及後父親雖然知道，怎奈人大，不能約束。楊氏妻外面雖則恭敬，心裡常懷憂愁，不上十年，憂成一病，自知性命難保，倘若身死，丟下一兒一女，誰來撫養，不免將夫君再勸一番。若是改悔兒女，也有靠處，縱死在九泉，也可瞑目。因叫道：夫君爲妻病體沉重，諒難久於人世，有幾句不盡之言，不得不說。望夫君寬懷靜聽。宣夫君寬懷，且稍坐爲妻言語，記心窩。自從那年把門過，結髮也有十年多，日盡婦道，妻未嘗懈怠。丈夫孝公婆，因你做事大，不爰日在花街好賭博，每每勸你不依，我憂成一病，料不活。醫生過了十多個，都說心病無有藥，倘若爲妻有差錯，夫君孝心切，莫薄膝下。只有你一個早晚服事要聽著，有妻在時替得過，無妻須當自忖度。所生兒女有兩個，吳家香煙靠得著，女子莫許繡花朵，兒送書房把禮學。我死定要討一個，或好或歹，料不著。過門先與他說過，莫把兒女來磋磨。更有一件明說，破嫖賭二字要戒脫。人生在世求結果，不可爲非造罪惡。不信世上去訪過，誰個嫖賭有煞，攔公婆罵你就冒火。全不同心，怎奈何。妻子爲你憂，不過眼淚不住往肚落。如今難在人世磨，不得已把你說。急忙回心戒了，可竭力耕田享快活，養親教子有結果。妻死黃泉纔安樂，講楊氏苦勸一番。通友不信，反把妻子辱罵一頓。楊氏見夫不聽，竟至憂氣而死。通友自此肆行無忌，又娶焦氏，每日彈琴吹唱，父母責罵成仇。夫婦在家不慣，上街開店子，嫖賭愈甚。不上一年，拖下債賬，將田土出當，反復當了數層。

亦難撐持，只得請中賣田。眾人說：你父親在，誰敢私賣？况你父曾當認棍。那時恐難得了，於是通友託人將父接上街來，日以酒肉薰之，漫漫纔將賣田說出。父親那里肯允？眾人又說：你兒欠人的錢也少不下，你積得千金都是兒子受用，既疼愛兒子，何不趁此早賣，把你養膳存下，長價歸他。還賤剩得的佃田耕種，那些不美，若是不賣，越欠越深。後來賣完都還不夠。那時不但害了兒，連你都難下台。這番言語說得振已心軟，一則醉酒心昏，二則年老心慈，也就依允了。眾人恐日久心變，急忙書契定債一千有零，清算通友債賬，怎奈價少賬多，償還不清，只存養膳錢一百六十串。振已得錢搬入半過月，當田一分取佃收租，怎奈歷年欠收，老來受淡泊。想起兒子敗了家業，父子分離，遠別並不來看，一回夫妻四人，時時吊淚。不上一年，與楊氏鄭氏相繼而亡。三次安葬，用錢一百串，僅存六十串了。至此張氏一人，好比冷廟一般。又說通友賣田剩錢一百串，不上半年，又已用完，搞得無路思想。父與嫡母庶母皆亡，只有親生母在。一日辦些酒菜，假意來看母親，說道：如今爹與大媽二媽都已作古，母親孤單無人作伴，兒實不放心，心想回來與母同居，早晚也好服侍。不知母親如何。張氏聽得此言，雖然恨他到底，虎毒不食兒，况他與我同居，不同鑑也是無妨。當時就允了。不料通友得步進步，頭年冬月搬來，次年正月向母親說道：兒一心歸正，願為好人，母何不把田取回，兒來親耕，一年多得些穀，也不受淡泊飯，拏你媳婦煮母親吃點現存，那些不好。張氏罵道：大家大業被你敗完，於今留下這點錢，都饒不過嗎？通友連說數次，張氏並不軟口。一日舅爺來拜年，通友請佃客來家，退佃佃客說：看你母親何如。張氏道：我的田由我佃客，誰敢退佃？通友說：親生兒子不看承，去看承外人。這樣講，我不認你是娘。張氏道：不認是娘，憑你良心。通友從此懷恨三個月，不叫一聲媽。張氏時刻憂氣，及至四月，通友在外得幾條黃瓜回來，焦氏說：黃

瓜纔出市，拏兩條媽嘗新。通友說：他是甚麼媽，要吃還早。張氏聽見，好不傷慘。又說四月二十，眼光娘娘壽誕。張氏要到金龍寺拜眼光會。頭夜想道：兒媳口角，家家常有，何必記仇？他不喊我，我就喊他，也是無妨。到底是自己兒媳，次早收拾香籃，向著兒媳，叫了一聲相偏。通友答道：拜佛心腸，這個很發。再拜兩年，眼睛怕要拜瞎。張氏聽得心內痛了兩陣，一路哭上菴堂。淚滴蒲團，次日又見通友稱的麵肉，兩個茶封，背地問孫女：你爺買些禮物，要走那去？孫女說明日焦家外婆生辰，爺娘要去吃酒，又問他歇不歇。孫女說：下午就回來。張氏心想：我去拜佛，都相偏他，他明日走人家，必來相偏我的。第二日坐在門外等候。通友夫婦見母在門外，從后門走，廂房揩簷出去。張氏一見，只得嘆氣而已。午候，喂罐熱茶，想道：兒媳回來，必然口渴，進屋將茶遞去。他見如此，必然和好。誰知夫婦回來，仍走揩簷，閒進房去。張氏又好憂，又好羞，不一時，聽得媳婦說：媽拏這些菜，或送與婆婆自己煮，或自煮，起請來消夜。通友惡言答道：你就忙了，放到明日就使不得，不拏他吃，又便怎的？未必關夫子就把頭砍了。張氏聽見，方知親家母包得有菜，想道：拏不拏我，憑在於你，爲何憑空把我凌辱？於是至神龕前燒香，眼看靈牌三張，坐在堂前，放聲痛哭。直眼見靈牌供棹上，不由這陣好悲傷，你們前後把命喪，陰曹一路到安康。我今好比孤雁樣，被兒嫌賤，沒下場，憂得茶飯都不想，日夜珠淚濕衣裳。今晚對靈把話講，氣死也要哭一場。老頭子呀，從前無兒，憂心上纔娶我來，爲三房，幸得一子，把心放，只說一生靠得長，誰知奴才不聽教，日在花街與賭場，一分家業被他散，害我夫婦好淒涼。存下養膳無人掌，纔當田土與坐房，你們死後，來清賬，剩錢不多，難下場。奴才又來把方想，回家逼我取田庄，見我不允，就喧嚷說的話兒，昧天良。母子好比仇人樣，三月不來喊聲娘，說我全不把兒想，罵我拜佛瞎眼光。這些都還由他講，可恨今日心太狠，從未要他來。

奉養無故罵我爲那椿，這種逆子禽獸樣，真真不把我當娘。大老婆呀，都爲你把兒嬌養長起，性情乖倫，常學堂讀書，欠下賬，替他填還，偷米糧，凡事全不准我講。跑馬索子太放長，從此奴才大了胆，故此成個敗家郎。你們一死睡坡上，那知我今痛斷腸，有兒反比無兒樣，在生不敵死，後強，大罵奴才悲聲放。老天何不開眼光，這種逆子留世上，帶壞世人不孝娘。張氏哭到初更上一跌，跌著在中堂。可憐張氏哭到夜靜時候，不覺昏迷，跌在中堂，並無人扶起。至二更方纔回陽。此時一無人，二無燈，只得自扒起來，將門開了，摸進房去睡。誰知心在忌氣，那能閉眼。至二更時聽得外面狗叫好，似人來一般。不一時，又聽雞鳴亂噪。張氏恐有盜賊，起來點燈一照，並無形影。又上床去睡，不一刻，忽聽大門折開。張氏想道：大門是我親手關的，怎麼又開了？正在思想，又聽鍊子拖在門上響了一陣，復一時。通友喊道：媽媽，又大聲喊道：媽媽呀，我去不得。張氏想道：這個奴才三個月未喊一聲，媽今夜連喊三聲，必有緣故。急忙起來掌燈一看，只見通友赤身跪在堂中，用手一探，早已無氣了。忙叫媳婦起來，大家看明，只見通友頸上一根紅圈，張氏知被關夫子砍了命。卽請道士開路，又命人上街買棺木。一時想起無有用項，焦氏說：昨日我媽與婆婆包得一方肉，一罐酒，三塊豆腐，一斤葉子菸。張氏說：昨日罵我就爲這些。如今正無酒菜開路，是日草草上山，該是張氏使財。此是眼前報應，其中情節，皆係張氏親口說出。

懷棕看妻

道光年威遠縣秦流芳父母早喪，由乞食幫人多積銀錢，娶妻田氏。生子長名永富，妻林氏，生長生，次名永貴，妻黃氏，生子狗兒。流芳到六十餘歲，買業兩處，到還興發，不料永貴專好穿吃，欠下債賬，不好出門。黃氏妻見丈夫如此，遂勸分家，又不敢與公婆明言。因此夫婦裝病，流芳二老見

此情景只得分家且說東庄田地瘦薄是草房西庄田地肥又是瓦屋相
隔十餘里流芳要好歹均分永貴持橫要將西庄全占永富見弟如此甘
心讓了流芳命各攜養膳穀十五石自已開鍋黃氏道公婆何必自勞自
吃就在媳婦兩家輪流奉養也得享些福田氏母說此言甚好遂勸丈夫
依從一家奉養一月誰知永貴分家三天催兄移居永富說移居也要看
個日期何必太促永貴道分家三日如鄰舍誰等你看期永富無奈只得
移居永貴道你爲兒父母從你養起一同接去流芳罵道你這奴才父母
都不要永貴說哥哥養是一樣兒收拾停妥又來迎接田氏母道也好我
們又過去及去了半年並不來接流芳時常帶信永貴假意不知且說永
貴自分家後請人服侍夫婦坐吃現成不上兩年拖下債賬將田當出一
半亦難撐持黃氏聽得哥嫂掙了銀錢一日至嫂家見公公割草放牛又
代做活路回家對夫言道哥哥發財乃是公公替他苦掙何不將公公接
來也少請個長年永貴將信將疑及至兄家果見如此因對父說兒今時
來接父過去父說好與你母同去永貴道母親眼目不明就在哥哥家後
擎轎子來接田氏道我不去你父那得鋪蓋永貴道兒家有蓋的流芳見
不接妻那裡肯去田氏說老老你去幾天我不久就來陪伴於是二老戀
戀難捨正是少來夫妻老來伴田氏送出門口流芳不覺弔下淚來見老
婆送我出門外不由得這陣好悲哀我二老如今年紀邁頭髮白血氣還
在衰我只想老來同自在度光陰陪伴開心懷有事務一同論成敗有飲
食同吃共舉杯冷來時也好同鋪蓋熱來時歇涼同一堆夫妻們如同鴛
鴦帶怎捨得同伴同分開老只爲前把奉養派老婆呀害你我不能得同
偕如今分離難久待不知老婆何時來那田氏聽得這番言語正是世上
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含著眼淚前來勸道官勸老老須把心腸
快年紀邁切記少悲哀你如今且去跟二崽也是他孝敬理所該吃飯時

定然有好菜睡覺時床鋪必安排寒冷時衣服莫亂解走動時須防跌仆災閒無事且把孫兒愛年老人休將活路排你過去兒媳必親愛莫把妻時刻望心懷今一去自然得暢快十天半月我便來 流芳夫婦痛哭之情自不必言且說永貴接父到家未得幾日就拏背篋一個鐮刀一把言道父親在家難坐去割背篋草來喂牛流芳說原說接我來享福就是這般享法永貴道大小都是兒光替哥哥掙家就不與我掙父無奈只得上坡割草至晚又將糠壳一籬叫父明早春完流芳說我若大年紀還與你春糠永貴道你不春怕你的媳婦不拏早飯你吃流芳哭道人生養兒何益到此時還用苦力不做得來說我愛夫兒做得來年老力又不佳第明早只得勉強春完吃飯時又是稀飯流芳端著飯碗淚如雨下自此以後天天都是放牛割草春糠吃食又淡泊好不傷慘黃氏媳婦時常推粃蒸甜酒並未得嘗到端陽頭一日又見媳婦包了五升米的粽子流芳想道

往日未得嘗明天過節該得飽吃一頓及第二早割草回來聽得永貴夫婦灶房吃粽獨自坐在堂前並無響動因叫道狗兒你們吃粽子未曾狗兒說我們吃了流芳道我呢狗兒忙對媽說公還未吃粽子永貴道快拏粽子去黃氏說這些留下打發乾兒與外婆拜節那還有狗兒要的兩個羊角粽還在永貴道也好黃氏將粽內包的粽子遞與狗兒拏去狗兒對公道我媽說拏與公當早飯流芳道狗兒這點都當得早飯多拏幾個黃氏聽得就在厨下嚷罵狗兒出來說道我媽講了的有吃的就罷了流芳此時好不傷慘不吃得來肚中饑餓吃得來不夠一口只得忍饑吃了一個留個放在懷中下午去看老婆哈了兩碗茶牽牛放去不一時又見永貴割了七八斤肉回來想道許多肉我該吃得一頓午候歸家又聽兒媳吃得喜笑連天因叫狗兒這般時候還不吃飯未必我不過節永貴聽得說道我還忘卻了剩得有肉否黃氏說活路又做不得還要吃肉你看

他要死不活，吃我的飯都不喜歡。狗兒道：媽多少也拏點公吃。黃氏使氣裝一碗湯，一碗豆腐，叫狗兒遞去。流芳坐在棹上，又無酒用，篲將碗內一挑盡是骨頭，又挑那一碗有幾方条条豆腐，見此光景，好不傷心，也就不吃。收拾出門，走大兒家去看望老婆，一路哭啼。又說田氏老婆在永富家過節，甚是豐厚，雞魚肉蛋件件都有。田氏吃了，又留下些。林氏媳婦問道：婆婆留起則甚？田氏說：娘在你家到好，不知你公在二叔家有這些沒有？因與公留下。林氏答道：婆婆快吃。媳婦與公留得有。田氏說：你留是你的孝心，我也要留點。永富勸道：媽儘管吃，這些都留得有。田氏又吃一陣，席散，叫道：長生與我一路去看公。林氏將所留的菜包起，交與婆婆、婆孫二人，行至中途樹下，乘涼。長生望著坡腳說道：前面是公來了。田氏道：快莫亂說。過路人多，不一時，流芳至，看見老婆含淚問道：你婆孫走那去？長生說：婆婆包些菜，特來看公。田氏見老婆面黃餓瘦，愁眉不展，問道：你如何成這樣子？莫非在害病？流芳聽得此言，正是人不傷心，不用淚。當時痛哭言：道：呵呀，老婆那知我的苦楚。宜一見老婆好傷心，不由兩眼淚汪汪。苦我買得田地廣，如今沒有好下場。自從別你無來往，半年不見望斷腸。永貴夫妻不像樣，把我磨得甚淒涼。只說接去把福享，誰知反將長年幫。天天割草把牛放，不分晴雨在山崗。累痛一身合兩榜，清早還要舂籬糠。夜晚無床睡地下，衣服汗透誰洗漿。飲食粗糙哽喉塞，每頓飲碗稀米湯。你看我瘦成這般樣，你看我面皮怎不黃。今日過節對你講，這流芳說到此處，咽喉哽言之不出，只是哭啼。田氏問道：爲甚不說？兒媳平日不孝，今天過節，諒必待得好。流芳說好，兩個粽子當早飯。田氏道：粽子好，大兩個就當早飯。流芳說：我吃一個就飽了，還與你包一個來。於是懷中取出，田氏一見，哭道：呵呀，這粽子一口吞下都不夠，他們這樣忍心。午候又怎麼待你？流芳說：待得好，一碗骨頭，幾片豆腐。田氏聽說，也就大哭起來。宣聽得

老老這樣講，不由爲妻痛斷腸，只說你去把福官早晚事奉不尋常，誰知兒媳良心喪，反把父親磨難當。從前苦你積銀兩，千辛萬苦買田庄。又爲他們把親講，兩次冠婚日夜忙。只說田多兒聽講，老來快活過時光。永富夫婦到會想，早晚服事未拋荒。可恨永貴無孝養，黃氏心毒如虎狼。老老呀，自從你去西庄上，爲妻時常望心旁。後回想來把你望路遠，難行暗悲傷。今日相會在路上，說起珠淚濕衣裳。早知你磨成這般樣，悔不該勸你往西庄。田氏夫婦哭訴一番，長生上前勸公道：二叔不孝，就在我家去。不要公公做活路吃的，件件都有。快起來莫哭了。流芳言道：長生兒，哪你年幼孺子，都知孝敬公公。你二叔那個奴才，何足算人。田氏道：也是我當初養嬌了，老老快起來回去。於是兩老哭回家來。永富夫婦遠遠接到屋坐下，但見父母雙眼流淚，又不說話，不知何故。因問道：父親爲何痛哭。流芳說到兒哪，問你的媽就曉得。永富又問母親爲何吊淚。田氏說問你的兒，就明白。永富知父母說不出來，又問長生長生纔將二叔不孝細說一遍。永富聽得好不傷情，忙叫林氏妻去辦酒菜。一時問棹上擺得齊齊整整，流芳見此款待，想起永貴夫婦不覺怒從心起。因說道：天哪，我那不孝的兒媳，天爺要知道，這句話不打緊，早已驚動上神。流芳纔下席，忽然烈風暴雨，打幾個炸雷。一時雲消雨散，永富出外忽見垣子邊皂角樹上，到挂二人，近前細視，纔知是永貴夫婦。流芳始免心頭之恨。永富將狗兒接至家撫養，奈不能享福。時時害病，是年亡故。家業盡歸永富，不孝之報，不亦慘哉。輪養者其戒之。

